

望友志

輯編弩紺

1-2
1945.1-3



作卡尼捷 .A 代

藝文志創刊號目錄

談被推及推人到歷史上去.....	雪 峯 (1)
論成見.....	丁 瓚 (7)
談「上下古今談」.....	恨 水 (11)
黎教授的歷史定律.....	巢 留 (14)
路.....	楊 晦 (16)
沉默 (梅特林克).....	金滿成 (21)
跨挂.....	艾 燕 (29)
為.....	孫伏園 (36)
披.....	鳳 子 (45)
夜.....	穆 青 (56)
末日 (喬治·肯特).....	陳蘊華 (68)
逃亡.....	伍 禾 (77)
鄉水漂.....	蔡 儀 (79)
偵畫偶記二則.....	孟宇場 (80)
新盆與澡缸.....	淵 魚 (83)
橋.....	畫 室 (85)
娼妓掃街示衆.....	林曉然 (86)
智人的心算.....	蕭今度 (88)
明末遺恨.....	耳 耶 (13)
中國學者的厄運.....	邁 斯 (67)
讀書.....	洗 耳 (110)
記「離離草」.....	夏 衍 (90)
題「國歌記」.....	沙 汀 (94)
懷「柚子」.....	紺 菁 (100)
時代 (版畫傳刻).....	余所亞 ()

談被推與推人到歷史上去

一個在社會上做過一點事情，有一點兒名聲或地位的人，把後一輩的人稱爲「我們的老前輩」的。這在通常，大抵是作口頭禪，聽的人也當耳邊風，無論那是尊敬或是輕視，意義也都都很淡薄的了。但如果認真地說起來，無論輕視或尊敬，這句話都有頗爲嚴重的意義罷。譬如說，假如這是表示尊敬，則說的人大概總對生活和工作有一種虔誠的心，至少對於他自己所幹的一行已經有些認識，已經擠上一輩裏去，多多少少在藉着這尊敬前輩的上面表示了自己的進取罷。所以說的人，就大概不能不肅然而起畏心，即使他確實配得上稱前輩，也不能不有惶懼之感，而認爲這是着重的「鞭撻」。因爲，如果認真地說起來，人生原就是這麼嚴重的，人既不能輕易地尊敬別人，也就當然不能輕易地受這尊敬。何況這尊敬，根據社會的自然法則，其實是一種推，即使不將你推下去，也至少將你推過去。所以，聽的人是應更有畏心，假若他不因此而更執着現在，不加緊對生活與工作的奮力，徒然欣慰於過去的成功，而生做作之心，那就真要從此接近休矣了。又假如這是表示輕視，則說的人表面上好像無心地笑



975734

落一下聽的人，而底子裏是表示自己的勝利或實力，所以聽的人假如是有心的，也大概要覺得不是輕的威脅罷。因為後輩的人在用這種態度去輕視前輩的時候，通常不出兩種情形：第一是由於後輩自己的狂妄或輕浮，這在前輩看來也許覺得可惜，然而不足畏的，可以不必說；第二却是在輕描淡寫的哂笑之間，毫不費力地把前輩推下去或甚至抹掉了，這可不是言語的譏刺而已，那迫着來的是力量，所以在這樣地被輕視的前輩大抵也不能再自欺或馬虎了罷。何況後輩強於前輩正是平常的事，所以嚴肅誠懇的人對於前輩總多少抱着尊敬的心而絕不予以埋煞的，則竟以前輩之名作為輕視的表示，那輕視之意可就比任何鄙視為顯露的了。

但這是認真地說的。可是我想，如真這認真地說來，應該目行警惕的首先自然是在被稱為「前輩」者的一面。這裏可以不去說那藉此以作輕視的現象了，即在普通的尊敬的場合，雖在後輩的敬愛與虔誠的感激之下，被稱為「前輩」者首先就應付出為前輩者所不能不付的加倍的感激。即如那有偉大的精神者罷，固然一邊將感激於他砌下的基礎，這就他所見到的後輩和為後輩所開的路，一邊將更勇敢地再走前一步，讓出正作與地位來給後輩，自己就擔任着他應擔任的職務，但他依然會有迷惑。也在此偉大者，利害痛苦惱是能夠免避的了，但看見後輩的在他面前，也會像一個在荒野獨行的窮人，見後面有腳步聲一響，他會感到戰慄，——他將不僅對於時間與生命的急促的飛逝要經驗深沉的痛苦，尤其

會感到工作與責任的更沉重起來罷。因此，他要維持初始時的勇猛，就非有加倍的虔誠，堅毅、和智慧不成。——因為在事實上，歷史是人們的工作賽跑的場所，不因前輩而肯寬鬆一點；同時，歷史又是吸取這種個人的精力與苦惱而積成的。所以，即使在偉大者，也常有在這種上昇或再進的過程中而從歷史上掉下來的事。他所應付出的加倍的感激的虔誠與智慧堅毅和勇猛，因此，就決非如戰戰兢兢者流那樣，徒爲了地位或聲名的保持而已，——他是必須不使自己停止或掉落，不阻礙後輩而且更不推讓於後輩，必須始終感到自己背着歷史與人生的重量，這纔真的能使自己感到站在歷史上面。所以，即使是一個配得上被稱爲「前輩」而同時還具有偉大的精神的人，被推到歷史上，雖然保證是推上去而非被推下，在他個人也還是可慶幸的少，而應該危懼的多。

然而這却就是人生。這是人類偉大的精神，如果說是苦惱，也是偉大的苦惱。這種被推的威脅，正表明工作與生活原是無限；而個人最大的危機，其實是在容易自己掉落，倒並非被推。因此，這個矛盾，如果使被推的始終覺得在被推下去或被推過去，那麼就尤其要使推人的雖在推人上去，而其實是更在將人推下去或推過去了。只有推人的是無論怎樣總在推人下去。這纔使被推的有所畏懼；也只有被推的始終在危懼裏面，這纔使推人的更有將前人推下去的勇氣。但沒有將前人推下去的勇氣而又想那麼容易地爬上歷史去的後輩，以及雖有被推倒的危懼然而也想毫無矛盾地在原地站住的前輩，就可採用非常有力的辦

法，不必賽跑，却只須「前輩」，「後進」的相互呼得親密一點，就都能借此一着而站住，而爬上了，猶如世俗之拜認「乾爹」和招收「乾兒」一樣。但這樣的辦法，雖覺親密，毫無衝突；大家都勝利，也不無相互尊敬之意，但却大家都停止了，除了相互交換滿足之外，他們間並無更大的誠意。那原因就在於他們並不在追求歷史或人生，都不想從自己拿出更多的力，其實和歷史或人生是毫不相干的。如此說，想來不致會引出這樣的結論罷：以爲前輩與後輩就應該相互嫉妬，以至相互抹煞。我是以爲却是相反的，在歷史前面，前輩與後輩的親密與結合是必須以力量相見，他們的相互尊敬其實是在精神上的相互激勵與相互威脅，——這是人生難免的一關。

但因此，雖然從自然的趨勢說，歷史是始終在給後人預備地位的，但後人就更應該有所警惕了。因爲後人推前人到歷史上，無論如何總是爲了自己爬上去，以至超過前人。倘不然，他就是沒有出息的人。但他也有危機，就是在後面沒有人推。在實際上，後人雖常常覺得前人在攔阻他，但將前人推下去其實並不常常都很費力的。在這一點上，自然的趨勢有利於後人，而那種趨勢之一就是有些前人是不用推也已經在自己掉下去了。但同是這一點，另一方面就是對於後人的更大的不利，因爲他如果沒有用足力量就把前人推了下去，那就是他沒有用足力量去爬上去了。何況在實際上，由於歷史便利於後人的是更多，要求於後人的也更多，後人決不能以爲趕到了和前人並肩的地步就算是爬上了歷史的；——

假如前人造出了石斧，後人至少須造出了鋼斧，這纔能算兩者同在歷史上發光。因此，後人應該警惕的是在這種時候所發生的迷惑：當前人因被推而更向前走遠的時候，後人常會感到困難之大而惶恐，而自覺渺小，且失掉前去的勇氣；同時，有的人又會感到安慰，自己滿足，以為前路空曠，無人攔阻了。都是甚至使前人感到悲哀的。但後人更應警惕的還在遇見不推自倒的前人在他面前的時候；那時有的會感到傲慢，以為這是他的勝利，殊不知這也竟是他自己在倒下去，並且他還比前人倒得更早，因為他還沒有走到前人的地方就滿足，就倒下了。這都是歷史或人生自己在推人倒下去的。有的是看見這樣不推自倒的前人，又會感到悲哀，感到沮喪，他也會因此而感到空虛或一種壓力而止步。

其實，後人推着前人，無論將他推上或推下，都是爲了自己跨上前人的前面去；因此，歷史的前進，從個人的精神上的努力說，一方面建築在後輩無容情地推倒前輩的事上，一方面也建築在前輩因被推而警惕而更前進的事上。但從此，也將說明在歷史或人生的追求上，人們相互間的尊敬能够成立，就因爲大家都要爬上歷史或人生，而爬上既困難，掉下却容易。這尊敬就成爲力量的比賽。但自然，不用力量相互比賽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大家都非常有力的互相閉起眼睛的捧。否則，就更乾脆地相互的抹煞。也不用說，因爲我們說的是工作與生活的無限的追求，又是指社會利害和對人生態度都大致相同的人們而說的，前後輩之間的相互幫助與扶持自然更是人生的最主要的所在，但這最主要的和最可貴的

關係不表現在力量的競賽上，就並不可貴。譬如前輩接受後輩的尊敬，自然是接受人類最高的一種愛，但他就只有在自已有所危懼，自信尚有作爲，還能更前進一步的時候，這纔能親切地感到被尊敬被愛的罷。否則，他不過更自覺到快要滅亡而已。何況，如果只有人推他，却沒有人趕上他和趕過他，他還會感到雖可謂偉大的然而却是深沉的悲哀或寂寞罷。

後輩的崇敬前輩就更不妨更露骨一點以力量去威脅，這將不僅使他的尊敬增加斤兩，還使他從前輩得到更大更真實的愛。如果遇見不推自倒的前輩，是後輩最大的不幸，則他最大的欣慰是遇見真真可以壓倒自己的前輩了，他不僅起腳點更穩固，腳更穩，他的腳步也非更加快不成了。

八月十五日

鄉風與市風

（雜文集）
雪峯著

每冊一五〇元

作家書屋發行

論成見

丁瓚

——剖心靈話之一

一個時時刻刻警覺自己去面對現實並且忠實於現實的人是不會有成見的，很明顯的，從字面上看『成見』兩個字的意義就清楚，那是先就成型了的意見，一個人的意見既然早就定型了的，那末他便很少勇氣也很少誠意去注視現實的新發展與新形勢了，結果往往是一無視現實，拒絕了解現實，最後會被現實拋棄在後面，所以成見深的人往往是自囿于個人狹窄的牢籠，談不到對於現實的適應，同時也是自絕于真理，成見和愚蠢往往分不開就是這個原因。

在英文的字源上說，成見這個名詞不僅是意義明顯並且還可以告訴我一些這個名詞的歷史，這點歷史在現在看起來是更發人深省的，成見在英文上是 *Prejudice*，就是 *Pre-judice*。先存的判定的意義，判定既先存于事實發生以前，那末其不能顧慮到事實的真相和事實的新形勢是可以想見的了，據大英百科全書上說，*Prejudice* 這個字在拉丁文上是 *prae-judicium* 就是 *Preceding Judgment* 預行鑒定的意思，在古代法庭審問以前有一種預行

鑒定的手續，特別是關於受審者的身份總是預行鑒定的，在古代羅馬 *Pre-judice* 一字就是專指對於社會身分的決定而言的。對於一個人的了解，他的社會身分所能供給我們的資料往往是較為表面的，社會身分也常常預先給我們一些暗示，這無形中也便更滋長了我們的成見，這對於我們去真切的澈底的認識一個人是很有妨礙的，這無形中就縮小了我們求真的圈子。所以謨爾 (Morse) 對於成見的定義是「對於一個人或是一件事或是某種觀念的袒護的或反對的先入之見」。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狹隘或是緊張，這種狹隘與緊張往往使人限于一隅之見而不能看到或考慮其他的方面」。就是這「一隅之見」慢慢的把人拉得離開真理愈拉愈遠了。這是非常危險的。

成見這個字的字源起于社會身分的決定，在另一方面也就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那就是社會身分也常常滋長了鞏固了我們的成見。在心理學上分析起來，成見還不祇是單純的觀念，在成見中最重要的是最有力量的是圍繞着這個觀念的強烈的情緒狀態。據說這個情緒狀態中最主要的是優越感。覺得自己是最優越的，自己的一切都是對的，其餘的意見，甚至事實都不是重要的，這才使我們的成見更加根深蒂固起來。中國文字裏所謂「剛愎自用」，英文所謂 *Obstinacy* 都是用來描寫這等富有成見的人的，爲了要維持自己的優越感便不得不有一些制度或者是禮式來使他和別的人們有點區別。這些制度或是禮式一面是在形式上保持了他們的社會身分，一面也是在心理上加深了他的成見，所以我們在社會上往往看

到那些擁護特權的社會身分的人，他們的成見也是最多最頑強的。巴朗德（G. Parante）在他的心理社會學裏論到社會禮式的定律的時候就會引用保羅亞當（Paul Adam）在 1899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巴黎日報所作未來的太太一文中的一段話：

「在無邊多數的婦人中我審察出她們的在等級上的各種區別和各種禮式的拘泥性。不論她是那一行列裏的人及所穿御的是那一種的妝服，把她剖解開來一看，你們總得發見着這個所謂「太太」的——叔本華之所謂可怕的太太的厭纏不休的病態的偏見：她要自儕於某一比她要高貴的太太並力防另一比她要低賤的太太之要來和她相並，看她揀選或安排其妝服，家務，和出入預算的每一種事件——目的都在決定她或比擬她是上流社會之身份時的意志，又是多末固執！」

「假如我如此反復去推論這點，這因為我於其中看到資產社會之心理的幻像，象徵和總匯的緣故，世俗虛榮的諸種原理同時支配着她們的妝服，禮式以及許多各種更為重要的東西，有如：婚姻，交際，教育，選擇職業，安排生活及幸福之節目等等。婦人們評判一位大偉人和選贊一頂帽子，是同一理想的，她們一有這種精神狀態之後，便所有一切變革——要把一切事物加以推翻或重建或要把她們的宗教生活，或規章上的等級加以顛覆的變革，她們便都視為是不可了解或憎惡難堪的一回事。」

因襲成見的人的恐懼改革，正是恐懼這種改革會揭穿其空虛的優越感之故。謨爾斯在

論成見時也說過成見是一種「爲了自己的興趣或感情而發生的願望的歪曲見解」。正因為有這優越感的興趣或感情，所以對於現實的估量祇是自己的心願而非現實的真相，根據心願而發的見解自非歪曲不可。所以成見流爲偏見，由偏見再流爲迷信和頑固。這個心理演變的過程是很明顯的。到了這個階段，對於一切相異的見解便會特別敏感的嫉視乃至敵視。在他們看來世界是單一的——那就是他的成見；世界是靜止的，絕對的，不可變的。於是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拉得遠了，這就是所謂「社會的距離」(Social Distance)。這種社會的距離往往成爲一切合理的社會改革的阻力。

所以成見小則損害自己心理的健康，大則阻撓社會的進步，這是非常有害的，成見的對面是寬容，祇有寬容的胸襟才有客觀的態度，有了客觀的態度才能容變，才能應變。所以民主的教育和科學的教育是使人們認識「變」，容忍「變」，從而適應「變」。這些和成見是絕緣的。

談「上下古今談」

恨水

上下古今談，是吳稚老的書名，我照抄了。好在他老人家也沒有對這五個字註冊專利，我想偷這題目，恰也不傷事主。而且後生小子，沒有他老人家那豐富的常識，怎麼照方吃炒肉？他談的是宇宙之間的一切常識，我却是隨便截取歷史或現代事物的一段，隨便寫點感想，完全是兩回事。

談起我這樣寫文字，老實說一句，是逃避現實。自視是聰明，那還不是沒胆子？這個辦法，自然也並非我發明，原是自古有之。而用得最多的，恐怕要算唐朝詩人。他們的詩裏，竟成了一個公式，談朝廷就是漢朝的君相，談女人就是漢朝的外戚，談外患就是漢朝的匈奴，甚至當面搶白，也決不受檢查條例的拘束。李太白公然在「清平調」裏指楊玉環為趙飛燕，而這詩就是奉詔送給楊貴妃的。舉此一例，可見這公式是朝廷默許了的。

這個辦法，各代有變化，宋人託於詞，元人託於曲，明人託於八股，另一個角落，託於小說。關於八股這一層，也許我有點強調，可是讀過明代八股的人，不難於在野的作家裏，找幾篇很有骨格的文字。只是明代已經有文字獄，這些寄託，是力趨於隱晦而已。清

代的文字獄，那是讓人談虎色變的，可是文人狡猾技倆，總有辦法，詩文詞曲八股小說，無往不可寄託。市面上最流行的虞初新誌，大意的一看，一些不相干的傳文散記而已，若冷靜了頭腦，仔細玩味，簡直有百分之五十，是灌注民族意識的。就說蒲留仙的聊齋，你以為完全是談狐說鬼那就糟了。狐大概就指的是胡，鬼就不用提了。這還近於揣測，若俠女說的是呂晚村的女兒呂四娘，天宮說的是北京坐黑單，在清末就成了公開的祕密。孔東塘的桃花扇，那是透過了清室的，至今我們看看，都不免爲他捏一把汗。清代都可以作這些寄託文字，這可以見上下古今談的手法，實在是陳腐濫調了。

我在新民報，繼續寫了兩三年上下古今談，不能瞞明眼人，說是並非寄託濫調。但是我這寄託，決無如「天宮」揭破陰私之事，更不能學杜甫寫那「麗人行」，無非是扯淡式的「賣柑者言」。而朋友們都有點嗜癩，喜歡我這種短文。老實說，家裏如有一部四部叢刊，每天翻幾頁書，不妨寫下去十年，甚至寫一輩子，有何可取？只不過變相「懶祭」而已。這讓我想起廢除八股後的論文題，清室竟是很提倡這種文字，有時還牽強得可笑。有一次，江西考優拔貢（秀才去考），題目是「西漢人才可與立，東漢人才可與權，三國人才可與共學」。將論話上的權立共學三層，硬配上劉漢一代，實在無味。至少三國人才可與共學，這個說法硬是胡扯。倒是譚延闓先生那年中進士的題目，頗有深意，是「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內重外輕論」。譚先生的文章，就慨乎言之，可惜事隔多年，詳細我記不得

這就是那話，論今不如鑒古。其是這年月，你說言論不自由，實實在在是放寬了尺度。你說言論自由，自然，是自由，反正這還在戰時呢，於今自不會有陳東楊淑山那種書呆子，我們也一萬個不配。那末就只有走入股撥後的一條路。如張壽鑿通西域論，王安石變法論，趙充國屯田論，廉藺交歡論等等，雖是三十五年前的陳狗屎總比八股好些，八股不是還有人在做嗎？

明末遺恨

耳耶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據說這是明亡時一個乞丐的絕命詩。第一句把有明一代的列祖列宗寫得何等犬恩大德，但連下面三句讀，却只是一個尖刻的諷刺，真的養士朝，怎能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而，這故事大概是好事者的隨興創作。若真有其事，只此一端，明朝就該亡：逃亡迎降者爲文武，氣節之士却淪爲乞丐。

論黎教授的歷史定律

巢 留

一四

雖然是通俗講演不能不偏重趣味，但史學家的觀點也自和他的身份有關。

黎東方教授在實驗劇院講三國志，他以爲劉墮屠殺司馬氏，是因爲他們的先人司馬懿殺人太多，因此，這壞人的後代便反被別人屠殺。但曹操也是壞人，爲甚麼姓曹的到今天却很昌盛？教授的答覆很妙，他以爲第一是曹操這壞人殺人比司馬懿少，但第二理由他又說曹操是夏侯氏的兒子，他壓根兒和姓曹的不相干。他說：夏侯氏的後代到今天也不見昌盛。

黎教授的歷史定律並不稀罕。曾有人說：伐南唐的先鋒曹翰曾屠殺南唐民衆，橫屍三萬七千餘人，因此，不殺人的曹彬有賢嗣而曹翰無後。那末，現在姓曹的人，依黎教授的歷史定律看來，他們定非曹操子孫，也非曹翰子孫，他們是不殺人的曹彬的後人無疑了。

諸葛亮可不算壞人罷。他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不會壞在那裏；他遺囑他的子孫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財，總不會壞在那裏。但鄧艾入蜀時，他的兒子，孫子都爲國冒險而死，也能說他們壞在那裏麼？諸葛亮不是壞人，爲什麼他的兒子，孫子都不得善終？

都護父子也並非壞人，爲什麼諸葛一家因父子雙忠而絕，到現在姓諸葛的在四川還很少見？

中國歷代上殺人最多的人，像朱粲，像黃巢，像張獻忠總已經歎觀止了。喫人肉的朱粲却有個做皇帝的後人替他撐腰；姓黃的，姓張的子孫都很昌繁。直到今天爲止，也不能證明姓黃，姓張的中國人全沒有黃巢、張獻忠的後人在內。

黎教授又說：劉曜屠殺司馬氏，子孫流亡的也還有，但他們不改姓爲司，便改姓爲馬。現在姓馬的人有的是馬援的子孫也有的是謨罕默德的族人，誰是好人的後代，誰是壞人。司馬懿的後代，也還須我們的史學家詳加考證，以明是非黑白。但根據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姓司的到不必不是爲黎教授所認爲「不然」的司徒氏的後人。隨筆說：「守關者不識雙姓，往往呼徐揚爲徐，陸贄爲費，司徒爲司」。如果有一位姓司徒的先生被那位傳道同志叫喚成「司先生」時，却又被我們的史學家黎教授硬說他是壞人司馬懿的後代，豈不是糟他祖先的天下之大糕麼？

姜步畏家史 第一部

長篇小說 駱賓基著 三印版

我這次要作個「哲學家」，由一點小小的事情，發一發小小的空論。

從外地初一到重慶來，又趕上雨季和霧季的、恐怕沒有不感覺到道路難行，滿街泥濘，幾乎沒有一塊乾淨地方，大有無處放腳之勢。這當然跟我們的詩人李白所說的「蜀道難」不同。他所說的難，是「難於上青天」的艱險山道，我們所感覺到的難，是「寸步難行」的泥濘街道。其實，在抗戰以後，我們行路的範圍擴大了，知道蜀道並不難，成渝公路在西南、西北兩公路中間，算是最平坦的了，自然，平地也有些「崎嶇」，究竟說不上怎樣難，甚至難於上青天的吧。就是在四川境內，西南公路局和西北公路局所轄的那兩條路，是有些難了，也還比不上貴州的難而且險的。至於到西康去的路是平坦還是崎嶇，沒有走過，我不知道。有想到西康去的，可不要聽了我的話，以為是在四川境內的路，就不難行，到那時翻了車，可沒有人負責任。然而，假使就信了李白的詩，以為真就難於上青天，甚至打消了去意，那也未免過於老實了。以此反推，也許我們行路的範圍再擴大以後，又到了一處，比重慶的街道更為泥濘不堪，使人發生了一此間泥濘原思巴」的感慨

也難說。

等你一住到鄉下來，觀感就有點不同了。石板路是很窄的。有時候，對面來了人或是有趕豬的在後頭追了過來，你要在一旁站一站，才讓得過去。然而，走起來，是很舒服的，下雨天，只要打一把雨傘，就可以消消停停地，望望青翠的遠山，以及就近的水田。偶而，有成羣的水鳥，在田裏覓吃的東西；或是有農民在田裏工作，無論你欣賞野趣也好，慨嘆人們生活的艱苦也好，總不至於一轉念頭，就要滑倒或是纏滿一身泥漿。當然，有時候，沒有了石板路，踩着田埂，也很够泥滑的，稍一不慎，就要跌交；可是，一掙扎也就過去了，不過回家後洗洗鞋罷了。最大限度，你可以轉回屋子裏，關上門，等到天晴了再說，許多事都可以「因雨」不做。中國人，又住在鄉下，還有什麼可以着急的呢！所以，初一住下來也許不慣；可是，初一住下來，比較在城裏，也頗為舒服。

但是，時間久了，你不能永遠都「因雨」把事情丟下不辦。時間久了，你的舒服感也會由然而逝於無的，因為你已經沒有城裏那種泥濘難行的比較。而且，時間久了，你也會因為經驗多了，多明白一些道理，於是又多發一番慨嘆。就算像我這樣吧，連感慨都沒有了，却又會發出一些空論來，生了要作「哲學家」的妄想。

我最近因為偶然一個機會，買着雨，在鄉下兜了一個圈子。先沿公路兼走小路的，走了一個半個的孤線。路是泥濘的，我所僅有的一雙皮鞋，新近才修理好，也顧不得愛惜了

。後來，又繞了一個半圓，走的完全是小路，回到家裏。

在公路上，對於那種泥濘現象，彷彿已經很是熟習，不覺奇怪，也不生什麼感覺，最多不過說一聲：這條路真壞！這句話寫出來雖然加上了一個感嘆號，其實，在當時說的時候，只是平平常常，聽不出一點感慨的語氣來，因為早已慣了，沒有什麼感嘆可說。

回頭，一走上了小路，頭一段在山坡上，是乾爽爽的，並沒有一點泥滑。心裏高興極了，覺的這樣爽利利地，一會就可以趕到家裏，多麼痛快！然而，一走下山坡，馬上又是兩三戶人家，路也馬上泥濘起來。一猛勁，管牠呢，跋踏過來了，又是一段清潔的石板路。可是，不久，又到了人家的近前，泥濘的更爲不堪，我幾乎沒有方法走過來了。幸而，驢機一動，從路旁沒有水的田裏，亂蹿過來。以後，這就成了一條定律一般，是在住有人家的地方，一定有一段泥濘難行的爛路，一走過來，就又是石板路，清清爽爽的。我不是因爲驢機一動，走下田裏去，才走過泥濘的路途嗎？我因爲這種路途的這種泥濘情形，驢機再動，明白了一番道理，是大道理是小道理，先不加判斷。

什麼道理呢？

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小說裏說過這樣的意思：路是人走出來的，本來就沒有。這是千真萬真的話。最初的路，當然是人走出來的；其次，是把人走出來的路加以修補；再其次，是認爲人可以走或是應該走的路，來特別建築。於是，有了種種的路：有大路、小路

，有公路，有鐵路，有平路也有山路，四通八達，來來往往。然而，有了路就要走：人走，車走，馬走，……自然就有消耗，也有損壞。隨着隨時有新路的開闢，也就有舊路的翻修，整補，加寬，鋪平等等工作。這是很平常的，用不着特別說明。然而，這却又是雖然說明了，說明得明明白白的，也曾毫無用處。關於新路開闢的話，先不說吧。不過，就我最近走過的鄉下小路來講，我却發見了一個道理，就是路是人走出來的，路也是人給爛掉的。

中國舊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話，這雖然是各顧各，顯得自私，並不善公。假使每家都自掃門前雪，那麼，只要有入住的地方，不就都沒有雪了嗎？援例，假使「各人自墊門前路」，那不就跟石板路接上頭，在鄉下反倒有路可走了嗎？誰知却正相反，是「各家自爛門前路」，這就只好私，沒有公了。路是人人要走的。你雖然爛的是自己門前的路，苦的却是一切走路的人。這樣，最好就是誰也不要走路，各自守在自己的家裏，各自把自家門前的路爛掉，於是天下太平。

爲什麼，人家門前的路一定要爛呢？第一，因爲自己可以赤着腳走，而且只有這樣的幾步爛爛也無妨的。第二，因爲不爲別人設想，就是他絕對想不到還有別人要走的事。路本來是人人要走的；他却只要自己能走就行了。跟自掃門前雪的，結果雖有不同，居心却原來一樣。拿人人要走的路，當作自己走的路去爛不要緊，而且當作自己走的路去爛，雖

然自私的可恨，亦正無知的可憐。倒是一「過河拆橋」的要高人一等。因為自己走了過去，免的別人也走過去，路是只有自己走，不容後來的跟着走，自己的前路走的通走不通不管，却已經斷了來路。這並非對橋的忘恩，實在是對人的毒辣。不過，等到自己要回來再走的時候，也同樣地走不過去，所謂不留後步的，就是這一類了。要是像背水作戰的那樣，爲了自己決心走上前去，不再回到舊路，倒不是拆了橋，死了向後轉的心，自然也就堅了前進的意志。所以，「各人自爛門前路」的，是拿公共的路，人人要走的路當作私人的路，只有自己才走的路來走的原故。結果不但別人要滑倒，就是自己也難免跌交的，於是，害公的也就自私不成了。

假使在開闢新路的前題下，那就讓把舊路爛掉也好吧。所怕的是新路並不開闢，原來可以走的路又自己爛掉。這樣一來，那裏真會天下太平，而是弄得人人無路可走！這却非用一個威嚇號收尾不可了。

沉默

梅特林克著
金滿城譯

「沉默與機密！」加列尼威道（L'Éternel 1798—1881 莫作泰）。我們應當普遍地在各方給他建築起祭壇來，（假如這時代還是建築祭壇的時代的話。）沉默是成就偉大事業的基本原素。要使這些偉大事業，足以完滿無缺地表現出他所控制的生命和希望，沉默是更其重要的原素。不僅是以沉默為名的威廉如此，（指荷蘭國王威廉第一，一七七二—一八四三）凡我所認識的名人，起碼的外交家，低級的戰略家，他們都不肯把他們所計劃的，所創造的隨便說了出來。而你，在你的這種可憐的遲疑難決的情況之下，試把你的舌頭捲起來一天不用它；第二天，你的計劃，你的應作之事，必然明朗了。只要那無用的聲音不從外面走進來，這些噤口工人那一樣渣滓不會替你打掃乾淨呢？語言，很多的地方，不僅如法國人所說，是一種隱藏思想的藝術，而且是一種窒息思想，停止思想活動的藝術，以至弄得思想無可藏了。語言本身是偉大的，但它不是最偉大的。正如瑞士的碑文上寫着：語言是白銀，沉默是黃金，或者說得更妥當一點：語言是時間，沉默是不朽。

「蜜蜂是在暗地裏工作，思想是在沉默中工作，德行是在秘密中……」

我們不要相信語言是生物間正確的傳達工具。用唇和舌來表現靈魂，這有如用數目字來表現梅林（Meminger—1435—1497法國畫家）的畫一樣，一到我們真正有甚麼事要表現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沉默了。倘若在此時間，我們違反了沉默給我們的，看不見的緊急命令，那我們就作了一次永遠的失敗，無論以人類如何才智的寶貝，也無法補償了。因為我們失却了聽人家的靈魂說話的機會，也失却了機會使自己的靈魂生存一刻工夫；這種機會，在許多生命中，有時一生一世只有一次呢……。

我們說話的時候，就是我們沒有活着的時候，因為那時候，我們不願意看清楚我們的同類，而且覺得和真實有很大的距離了。自從我們一說話，好像有甚麼東西使得那神智的門關閉起來了。這樣，我們常常是吝嗇我們的沉默，我們之中最不謹慎的人，就是一遇人就說話的人。我們所具有的超人的真理的直覺明白告訴我們：對於我們不要求了解，或者不愛的人，沉默是危險的。因為人與人之間，語言是立刻可以過去；而沉默呢，只要一有機會行動，它就永不消滅了。真實的生命，唯一可以留下印痕的東西，那就是沉默。應當意識着你自己的存在，在一種需要加以援助才能自己說明自己的沉默裏；倘若一旦你被引到你的靈魂最深的處所，即是神智所在的地方，只一刻功夫，你第一想到你深深愛過的人物，這不是他所說的語言，也不是他所作的動作，而是他同你在一起時所持的沉默；因為只有沉默的本質，才能暗示出你的愛情和你的靈魂的本質。

這裏，自然，我所說的是積極的沉默，還有一種消極的沉默，那就是死亡，消滅和賤等的反映。這可以說是沉默睡下了，當他睡着了的時候，它是還沒有語言那麼可怕的。但一種意外情況，突然驚醒了它，那麼，它兄弟，積極的沉默這時統制一切了。請你當心罷！兩個靈魂想互相接觸，壁壘剷除了，堤岸衝破了，凡庸的生命，讓位給一種特殊的生命；這特殊的生命中一切都嚴肅起來，一切都沒有防護，完全沒有可笑的，完全沒有可操縱它的，完全沒有可忘却的……這就是沉默。

我們誰也知道它的潛識力，它的危險的戲法，所以我們以至于深深地怕沉默了。對於單獨一個人的沉默，所謂寂寞，它的冷酷，我們還能忍受；但多數人的沉默，乘機般的沉默，尤其是羣衆的沉默，是一種神奇的負擔，即使是有着一種最堅強的靈魂的人，也恐怕這一種不可言喻的重壓的。在生命中，我們會耗費了一大部份的時間去尋求沉默不存在的地方。只要有兩人或三人碰在一起，他們一定想法消滅這一位看不見的仇敵（指沉默）因為，有好多平常的友誼不是建築在仇恨沉默上呢？又，假如這仇恨沉默的努力失敗以後，沉默終于溜進人羣，那麼，這些生物只有含愁地掉轉他們的頭，向着那看不見事物的那一方，而不久，全都要設法離開了，讓位與這位不速之客（指沉默）他們將來還會互相躲藏，因為他們怕這種長期的鬥爭一旦失敗，他們的其中之一或者把秘密之門替敵人打開了。

（敵人仍指沉默）

我們大部份人，一生中，只有兩次或者三次了解和承認沉默的。他只敢在鄭重的場合招待這位不可測度的來賓。但是，差不多大家都招待得適如其份。因為，即使是最卑微不幸的人，他也有時也善于行動，一如他已知了神所知的一切一樣。回想一下你毫無恐怖的第一次遇見沉默的日子罷，可怕的鐘點到了，沉默來站在你的面前。你看見它從不可言說的生命深淵，從美與恨的內心的海底起來，而你不能逃避它……那麼，請告訴我，沉默在此時是否善良而且需要？這位不斷地被人驅逐的仇敵的溫存是否神一般溫存？不幸者所得的沉默的接吻，——因為特別在不幸中沉默才來擁抱我們——是永遠不會忘却的；所以認識這種沉默次數愈多的人，便愈有價值了。或者只有他們才知道把日常生活的外層皮毛，安放在何等深而靜的水上以後，他們要赤裸裸地走去接近上帝了，他們在光明之旁進行的脚步，才是永遠不會迷失的脚步，因為靈魂是一件能夠不上升但也永遠不下降的東西。

「沉默，偉大的沉默王國呀！」——這位深知負荷我們的生命的這一王國的加列尼再吶喊——「它比星兒還要高，比死之國還要深……偉大的沉默，偉大的沉默之人！他們散處各地，各人住在各人的鄉間，他們在沉默中思想，在沉默中工作，早上的報紙不談到他們……他們是地球上的鹽，一個國家要沒有這一類的人，或者這一類的人太少，是不能有良好道路的。……如果沒有這一類人，那就是一座沒有樹根的森林，四方八面都是枝和葉，不久就會憔悴而樹林也不成其為樹林了……」

但是真正的沉默還要偉大，比加列尼向我說的實質的沉默還要難于接近，它並不是一位棄人于不顧的神。它在我們的週圍繞着我們，它是我們潛在生命的根底，只要我們有一人戰慄地去敲一下這深淵的門，這同樣謹慎的沉默就為我們而開了。

這裏，在無限的事物之前，我們大家都平等了。國王的沉默和奴隸的沉默，在死之前，痛苦之前，戀愛之前，完全是同一的面孔；而在它那外衣之中，藏着同樣不可捉摸的寶貝。這種靈魂可以自由避難的完好的沉默，他的祕密，永遠不會喪失的。假如自有人類以來的第一人，遇見世界末日的末一人，他們在接吻中恐怖中眼淚中，是同樣沉默的。在應當叫人聽見不感到虛假的狀態中，他們是以同一方式不說話的。他們會完全了解，一如他們同在一搖床睡過的一樣，他們會了解世界以前好些嘴唇所不能說的話……

自從嘴唇一經睡覺以後，靈魂就醒了，而且開始工作起來；因為沉默是充滿了驚奇，危險和善良的素質；在其中，靈魂是自由自在地往來。假如你真正要把自己獻與他人，沉默！假如你恐怕同他沉默，——除非這種恐怕是出于戀愛上的貪心不足企圖奇蹟的發現——逃開他罷，你的靈魂已經知道所採的態度了。有這麼一種生物，即使是大英雄豪傑，也不敢同他沉默的；還有一種靈魂，它沒有可隱藏的東西，然而它却為別的靈魂要發現它而戰慄。還有一種人根本沒有沉默，他們要把週圍的沉默殺盡。他們是永不被人看透的人。他們不會經過天神啓示的階段而達到可靠的光明的境地。對於這種從沒有沉默過一次的人

人，我們簡直抓不着他的觀念。有人說，他的靈魂是沒有面貌的。有一個我最愛的人向我寫道：『我們還不能算作彼此了解，因為我們還不敢在一起沉默。』這是真的。我們已經從互相愛得這麼樣的深，以至於我們對於超人的體驗還發生一種恐怖。每次，沉默——最高真理的天神，各種愛情的不相識的特別使者——走入我們中間的時候，我們屈膝的靈魂似乎向它求饒了，請求他對於我們的天真的荒話，愚蠢和幼稚寬限一些時間。……但，時間終於到了。沉默成爲愛情的太陽，它晒熟我們靈魂的果子，有如別的太陽晒熟地球上的果子一樣。自然，也無怪乎人們要怕沉默，因為人們不知道新生的沉默，到底是甚麼實質。假如說所有的語言其實是相同，而所有的沉默其實是各異的。很多的時候，人們的命運，關係于兩個靈魂行爲形成的第一次沉默的實質。交流作用發生了，我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因爲容易沉默的地方，是高于容易思想的地方的；這一種看不見的交流有時是極苦悶着極端甜美。兩個靈魂可贊嘆的，同等強有力的靈魂，有時會產生出一種靜對的沉默，會在暗中變爲一種無情的鬥爭；反之，一個卑賤者的靈魂，有時會和聖女的靈魂合而爲一產生出神聖的沉默呢！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一切是在天上經過，永遠不預告人的。所以，溫情的愛侶，對於這內心深處的偉大暗示者之莊重的到來，（指沉默）常常拖延它同時日，一直到最後一分鐘……

現在他們也知道了——因爲真正的愛情，會把最不中用的人引到生命的中心的——現

在他們也知道了除了這種沉默以外，一切不過是圈子內的兒童遊戲，而現在圍牆倒塌了，生命剖白了。他們的沉默和他們所崇拜的神一樣有價值。倘若第一次沉默他們不能協調的話，他們的靈魂便不能相愛了；因為沉默從第一次出現以後不會變質的。它可浮沉于兩個靈魂之間，但它是永遠不會改變性質的。直到愛侶之死，它的態度，它的形式，它的強力，是和它第一次走進房間來時是一模一樣的。

在我們之中，即使深知說話的人，也非常覺得人與人之間真的特殊的關係，且不能用語言表達的。假如此刻我要說一點鄭重的事情，愛情，死，命運，我達不到愛情，死，和命運的；雖然我努力，但我們之間總有一種真理是沒有說出來的，甚至于連想也不想說的；可是這一個連聲音也沒有的真理，這才是我們中間真正有一刻功夫存在的真理。這真理，這就是我對於死，愛情，和命運的真理；我們只能在沉默中才看得見他啊！除了沉默以外，可以說，一切都沒有重要性的。「小姐們，」一個童話中的小孩說，「你們每一個人都有秘密的思想，我想發現它。」我們也一樣，我們也有一些，西是為人想發現的。但是它比秘密的思想還要藏得牢；這就是我們的秘密的沉默。但詢問是沒有用的。一切防護這種秘密的精神活動，成爲生活于秘密的第二生命的障礙了。爲了要知道真正存在了些甚麼，你得好好耕耘你自己的沉默，因爲只有靠它，這不朽的意外的花朵才開了一刻功夫；而這花朵，是隨她旁邊的靈魂之不同而變形和色的。靈魂是在沉默中才能稱出其重量，

與金是要在清水中才能稱出其重量一樣。語言沐浴于沉默之中，語言只有藉沉默才有它的意義。假如我向一個人說了我愛他，那麼我所說的其他的千言萬語也許他都不會了解了。但是接着沉默來了，假如我真正愛他，沉默便可以指出這一字的根底，現在是深沉到了何種程度，並且使得它也變為沉默的確定。這種沉默，這種確定，一生一世不會有兩次的。

難道不是麼？沉默確定愛情的真味。愛情中假如被剝去了沉默，愛情便沒有永久的香和味了。把嘴唇離開而叫靈魂合而為一的這沉默的幾分鐘，試問誰不知道？我們應當不斷的去追求這樣的幾分鐘。再沒有比愛情的沉默更其馴良的沉默了。只有這一沉默才是屬於我們的。別的偉大的沉默，死的沉默，痛苦的沉默，命運的沉默是不屬於我們的。這類偉大的沉默向我們走來，在它們所選定的時間內從各種情勢出現。一個人如果不遇見這種沉默，那是無可責難的。但是，我們可以遇見愛情中的沉默。它日和夜都在門限上等着我們，它也和它的兄弟一樣美麗。由於它，這從幾乎沒有哭過的人，可以和那一向非常不幸者的靈魂生活在一起而且十分知己。所以，愛得很多的人，便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祕密；因為在這真正而深刻的，友誼和愛情的嘴唇不說話的當中，包含着別的嘴唇所不能不說的千千萬萬件事物呢……。

黔桂車上

艾蕪

——見聞雜記

火車到了金城江，上來一位中年的生意人，頭上戴頂上好的灰青色呢帽，身上穿件嶄新的香雲紗短衫和香雲紗褲子，手里提個潔白的小包袱。他那營養得很好的臉上，毫無風塵之色，到可說是興緻極好，如像做了一筆好賺錢的生意一樣。

火車從柳州開走時每張座位就坐滿兩個旅客，而在座椅之間的過道上，偕有我們這批上車過了坐在行李上的客人，車廂里可以說是相當擁擠的。這位從金城江上來的客人，在車廂門口略微觀望一下，便走到我們這面來了。挨近我的行李的四張椅子，坐了八個屬於勞動階層的旅客。他們粗陋污舊的短衣，和小時候父母照看不當心留在頭上臉上的疤痕，以及帶的斧頭鋸子鉋子曲尺之類的行李，都極鮮明地標示出他們在社會上的低下地位。他們在擁擠的車廂中，佔據四張椅子，八個舒適的座位，無疑會引起闊客人的野心的。這位從金城江上來的生意人走到他們身邊，一壁口里客氣地說聲「對不起，擠一擠」——一壁不響對方答不答允，就把胖壯的身子，擠去坐着。被擠的年青漢子有一隻眼睛病態地翻出血

紅的下眼皮的，惱怒地說：

「這不能擠呀！這只坐得下兩個人！」

穿得很好的生意人，擠得一點座位，絕不肯讓開，一面摘下他的新呢帽，脫下黑亮的香雲紗短衫，露出雪白洋紗汗衣來，一面現出穩如小山那樣的姿態，臉色十分嚴厲地說：

「咱倆不好擠？他火車上又沒規定，不准坐三個人！」

紅翻眼的木工怒氣勃勃地說：

「你可以到別處去坐吶！」

「我就要坐這裏！」

穿着很好的生意人使出嚇人的聲音回答：

紅翻眼木工恨恨地說：

「不要這樣蠻不講理！」

穿着很好的生意人，不理睬他，却用軟和的口氣現出微笑的好臉色，向那些觀看這場爭吵的旅客，賣弄地說：

「這坐火車嘛，好了不起的事情！擠點有啥子要緊？」

紅翻眼木工塔起嘴巴，坐了好一會，才突頭突腦地說：

「這樣大熱天擠倒熱吶！」

穿得很好的生意人用責備小孩那樣的口氣，叱責地說：

「你熱！難道我不熱？……這是沒法子呀！」

不久，一個年青人走進車廂來了，穿西裝汗衣西裝褲子，提着小小的皮箱和包袱。穿的很好的生意人，立即招呼他來坐，借指着他對面已經坐有兩人的座位，叫他來擠。年青人一看座位上的木工也就毫不客氣地擠去，對於對方的埋怨，現出全不迴避的神氣。車廂裏別的座位是面對面坐着四個人的，現在這一處，却是坐着六個人了。天氣是初秋的大熱天，上午買的食物，下午就會發酸發酸的。座位經這麼一擠，便自然而然使被擠的人，發燥起來。他們雖是沒有像紅翻眼那樣嚷叫，但也現着忿氣的臉色，絮絮叨叨地埋怨起來。穿得很好的生意人彷彿變成旁觀者了，事情全和他沒有關係似的。他溫溫和和地說：

「出門人，大家和氣一點吶！你放和氣一點，你不會蝕本的！一回生，二回熟，你只

要到了彌山，走我店子前過，我們都會請你進去喝一杯茶的！你放和氣一點吶！」

說到最後，全然變成教訓的口氣了。年青人附和地說：

「那不是，出門人全靠和氣吶！」

穿的很好的生意人，摸出香煙來，遞一支跟年青人，自己放一支在嘴上，拋去壞了的

火柴，然後現出隨隨便便的神情，兩根指頭挾着香煙盒子向被擠的木工說：

「吃一支嘛！……吃一支……你看我多大方！」

被擠的木工，沒有一個人伸手來接。穿着很好的生意人冷笑一下，便轉回了手向對面。整約年青人故意誇耀地說：

「價錢好貴哪……輕易吃不到！」

年青人拿過香烟盒子去瞧，羨慕地說：

「呵，這怕在高山買不到吧！」

穿的很好的生意人沒回答什麼，只悠悠然地吸煙，借把烟子向頭上吹去。

一個旅行行李座位的中年女人，自稱從零陵逃來，做過小學教師，帶有兩個小孩和姪女姪兒的，對於這一幕滑稽的收場，似乎感到很有趣，就笑着向生意人說道：

「惜是你們有辦法……我們上車的時候，請他們讓一點跟孩子坐都不肯！」

生意人腳着紙烟的嘴角，露出一絲絲笑紋，隨即冷冷地說：

「天地間的事情，你不能跟他講哈子道理的！」

中年的小學教師，笑了一陣子，才向我的太太說：

「在外國到不是這樣子，外國總要讓女太太小孩子先坐的……這也是我們的教育不普及，好多人沒有讀過書。」

火車到一個小站上停了下來，車輪滾動的噪音靜了下去，賣零食賣茶水的聲音在窗外喧鬧着。好多人都下車去買東西。穿着很好的生意人要了一碗飯一盤菜，就在車廂裏慢慢

斯理地吃。吃完就把碗盤筷子順在座椅底下，取出潔白的手巾來擦擦嘴，又才擦火柴吸煙。他對面坐的年青人，是在月台上吃了東西的，嘴油油的走上車來，現出不滿的神情說：

「這小地方，東西這麼貴！」

穿的很好的生意人微笑地吐了一口煙子，然後回答道：

「借有險子話說嘛，這只有硬着頭皮讓他敲囉。」

火車開走了一陣，穿的很好的生意人才微笑地把椅子底下的碗和盤子，拿了出來。生意人指點着六方形的瓷碗，圓形的瓷盤小聲地說：

「這起碼要值八十元哩！他不來收，我也懶送他去得！」

年青人驚異而又羨慕地問：

「你飯菜錢，沒先給麼？」

穿得很好的生意人仔細地看一看碗和盤子，帶着估量的神情說：

「給自然是給了，這我可賺了四十元嘍！」

營養得極好的臉上，現出精明愉快的光輝來，隨即拿草紙擦乾淨碗和盤子，又用一張

大的草紙包着，塞進他的包袱里去。

到了晚上，旅客們都疲倦得打盹起來，我因為要招呼睡在行李上的小孩子，便勉強睜

起眼睛支持着。我看見穿得很好的生意人，他那胖壯的身子，慢慢地傾斜紅翻眼木工的身

體，

工上法。大約紅翻眼木工被壓死了，就把他掀開。但剛掀開不久，他又傾壓過去。紅翻眼木

工有些忍耐不住了，便用力掀開他，借生氣地說：

「怎麼能擠呀！弄得人家坐都坐不了！」

過去，穿得很好的生意人已被掀醒了，明白他是拿跟紅翻眼在欺，便惱怒地用身子莽撞地擠坐

翻眼木工這麼一來，便惱怒地也用身子來反撞，生意人被撞了，就拿拳頭打那反撞過來

的身子，同時偕大聲喝道：「你要打誰？你要打誰？混賬東西！」

旁邊打盹的旅客，都驚醒了，立刻拉住他們，被打痛了的紅翻眼木工，拿跟同伴封住

「他媽的，他打了人，他情說我打了他！」

生意人把嘴巴嚮到紅翻眼木工的臉上，怒氣勃勃地罵：

「嘴巴放乾淨一點，你再媽呀娘的，看老子不揍你！」

你道我驚的風波，終給旁人弄平靜了，只剩火車在山野中喧囂地前進着。

車到獨山已經夜間十二點鐘了，沒有搬運伙大家都是在搬行李。我們因小孩多，

不與爭先下車，只讓眾人走光了，再為搬運，我們暫時只能在大家紛紛下車的時候，靜靜

地抱着孩子，照看着自己的被包衣箱書箱。我看見穿得很好的商人，在擾攘中提起包袱已走了幾步了，突然驚覺地摸一摸頭，失聲地叫道：

「呵呀，我的帽子呢？」

同他一道走的年青人，也幫他一道回找，放行李的架子上，坐人的椅子下面，以至

於我的皮箱網籃的側邊，他們都找到了，穿得很好的生意人，快快地走出車廂去，一蹙頰

喪地說：

「唉，才買不久的哩！」

大家都快下去了，我們才叫大孩子看着小的，同時也不管小的怎樣哭，由英先下車去接，我則把行李一件一件地從窗子口遞了下去。我們見好多人都在月台上打開補蓋捲在睡了下去，那些木工也在補開他們的行李箱備度過這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一路上雖沒有同他們多談什麼，但這時總覺得他們像是熟人似的，我們在他們旁邊，安好箱子，箱上補好被蓋，把孩子送入睡眠，最後連我們自己也昏昏朦朦的了。

烏雲

孫伏園

——回憶幼年所聞的家庭故事致獻於抗敵殉難的一位族叔

這就是這個大廳，也就是這個大門，也就是這個大院子，也就是這個長弄堂。

故事從長輩的口舌間綿綿不絕的講述出來，吸收到小孩子們的頭腦裏，織成美麗驚奇的幻境。

說是幻境嗎？大廳，大門，大院子，長弄堂，依然三百年前舊物；只要把祖先畫像上的遺容，用故事講述者的唾液，一點一滴的塑成立體，一吹一噓的輸入活力，自然會在這大廳上，這大門口，這大院子裏，這一長弄堂中，漸漸的活躍起來，演出那美麗驚奇的故事。

是六月十四的下午。忠烈公的諱辰祭後散酢完畢。中年人都去談他們的生活，學問，事業去了。大廳上只剩下幾位老頭子和我們一羣小孩子。

「你們都不要鬧，等着看烏雲上來」。爾太爺笑罷了幾聲清脆的「提鈴笑」以後，坐在躺椅上，七分酒意中帶着三分睡意，要求小孩子們安靜，不妨礙他的午睡。

小孩子們並沒了解他的用意，一看別的兩個老頭子都睡着了，安心要向他問長問短：

「烏雲到底甚麼時候上來呢？」

「一定的。未時。午時底下的一個，就是我們的忠烈公被宸濠腰斬的時辰。從明朝正德年間直到今天，三百年來，每到六月十四的未時，必有一朵烏雲蓋住太陽，天老爺是決不會失信的。」蘭太爺每說一段話，總要附送一陣「握鈴笑」。

小孩子們有的叫他蘭太公，有的叫他蘭公公，有的叫他蘭叔，有的叫他蘭哥。無論叫他甚麼，總之小孩子們一律的怕他，不管他要不要午睡，大家嘻嘻哈哈的和他胡扯。

「那麼，爲甚麼會有烏雲呢，蘭叔？」一個蘭太爺的姪輩的小孩子問他。

「因爲忠烈公的腰斬是黑天的冤枉哇！正德皇帝到處遊行，他的叔叔宸濠在江西想謀篡他的皇位。那時忠烈公正做江西巡撫。宸濠逼他稱臣。忠烈公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大罵他一頓之後，脫下一隻鞋子來，向宸濠的臉上擲去，打得宸濠頭昏眼花。宸濠大怒之下，把忠烈公腰斬了。後來忠烈公的幼年同學王守仁起兵報仇，打平宸濠，正德皇帝再建朝廷，感戴忠烈公，才把『忠烈』兩個字追贈給他。」

「原來忠烈公的名字不叫忠烈呀？那末叫甚麼呢？」小孩子們胡塗了。

「忠烈公原名一個『璧』字，就是璧人氏鑽木取火的燧字，你們知道嗎？」

「知道的。」一個大點的孩子答應了，但繼續要求說：「蘭叔，你再講一個好聽的故

事給我們聽罷。」

蘭太爺知道午膳已無希望，索性整頓了一下精神，笑了三聲「握鈴天」，才把嗓子放開說：「要講一個好聽的。我們孫家都是忠誠熱烈的人，像忠烈公那樣慷慨激昂的故事是有的，要讓你們小孩子聽了覺得好玩的故事卻沒有。」

「那蘭公公，請你給我們講徐文長先生的好子。」

「徐文長先生。你們喜愛聽徐文長先生的故事。今天是忠烈公的諱辰，我一定要挑一個我們孫家的故事講給你們聽。」

「我們孫家也有徐文長先生嗎？」

「有。有了。我講徐居公『監泥夢齊，一隻陳線雞』的故事給你們聽罷。」

蘭太爺敘述忠烈公殉國以後，他的三個兒子到刑場上跪着去吮盡父親的血，這就是我們常說「一門忠孝」中的「三孝子」。三位孝子中的最小一位季泉公，生一個兒子，後來做了宰相，就是大門上「兩都蒙宰」匾額所指的南北兩京吏部尚書清簡公，單名一個「簡」字。這位相爺並沒有甚麼赫赫有名的政績，正如死後皇帝賜諡的「清簡」二字，他的政績是既「清」又「簡」。相爺在朝廷服官，夫人卻在家中紡紗，並且教子讀書。這位宰相夫人後來活到一百零二歲。

說到這裏，蘭太爺指着大廳右上方的一塊匾額，向小孩子們道：「念給我聽——這塊

「我去找外公，媽叫我把這籃泥葦膏和這隻陳線雞送給他。」

「那就是了：我就是你的外公，你把東西留下罷。」侯居公向小孩子開這個玩笑，看小孩子如何應付。

「好。請外公把東西收下罷。媽叫我就回去。」

「你到裏面歇一歇，在外公家裏吃了飯去。」

小孩子居然把泥葦膏和陳線雞拿到我們屋裏來，看見房屋高大，心中很是贊嘆，囑完飯到處參觀一番才走。關太爺說到這裏，看見我們小孩子有的動容，有的不動容，認爲自己說的不算完美，不得不畫蛇添足，加問一句道：「你們說這個小孩子是我們侯居公的真外孫嗎？」

「當然不是的！」一個年齡較大，輩分最小的孩子說，「侯居公和他開玩笑，他卻認了真，侯居公要想否認也來不及了。」

關太爺捱笑以後，氣喘吁吁的道：「對，但是故事還沒有完呢。」

「後半段故事一定更像徐文長先生，」小孩子們一齊要求：「快點說下去罷。」

「烏雲還沒有上來，」關太爺說，「趁這點時間我給你們講完這個故事罷。」

這個小孩子是南門外農家的，回去以後告知母親說外公已經把禮物收下，而且請他喫了飯，言下對於外公家房屋的高大加以讚美。母親卻不解所以。

頭無路。

「一天，小孩子的父親因欠人租穀，被抓到山陰縣衙門裏去了。小孩子的母親急得走

「找外公去！」小孩子建議。

「外公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沒有辦法！」

「外公一定有辦法，他家的房屋多高大！」

「外公家有甚麼高大的房屋，一定是你弄錯了。」

「沒有弄錯，外公還請我喫飯呢。」

「那麼我們去碰一碰罷，你領路。」

「母子二人到了我們的大門口，」闍太爺繼續說下去，「小孩子硬說這就是外公家，母親硬說『我自己的家那有不認得的，倒是你比我還認得！』」

「母子二人爭辨不已的時候，事實來給他們判斷是非——俟居公從大廳門口，下台階緩緩的沿着甬道向大門口下來了。」

「外公，外公！母親來看外公來了！」小孩子生龍活虎般跳到外公面前。

「外公和外孫那樣親熱的空氣，不由得不讓這位原來手足無措的母親也陶醉在裏面，親熱熱熱的叫了一聲『父親！』行了一個大禮。」

「然後俟居公把這位新認的女兒，和原認的外孫，邀到裏面西小廳上，待茶待飯。」

「但是這位女兒心裏想的並不是如何好喫的茶飯，而是被人抓去關在山陰縣衙門的丈夫。於是她從新站起，走向侯居公面前，再行一個大禮，說：

「父親！女兒今天特來奉求一事，務請父親答應，父親如不答應，女兒將永遠跪拜

。」侯居公讓他站起來慢慢的說。女兒把前後的經過都說了。侯居公請她稍安勿躁：

「縣衙門就在這裏隔壁，可是我從未去過，只見縣官每天來給我請安。今天我得另想一個辦法。」

「一切都聽父親主持！」女兒似乎心安了些。

「後來侯居公叫『阿毛館』備辦了一席菜（就是至今還在的這個縣前的阿毛館）送到縣衙門裏去，說『隔壁相府的姑爺在監裏，公子特叫送菜來』。這個消息即刻傳到縣官耳朵裏，先叫把菜端回相府來，然後縣官親自護送姑爺到相府，來給侯居公賠禮。侯居公留他陪姑爺喫飯。」

「女兒，女婿，外孫，一家團聚以後，侯居公正式宣布，承認遊戲得來的親戚，並贈二十畝地給女兒，作為嫁奩。」關太爺結束這個故事道：「你們曉得現在南門外還有『二十畝地』這一個地名嗎？這就是侯居公送給他乾女兒的嫁奩。現在故事說完了，你們去留心看看烏雲上來沒有。」

小孩子們看了回來說，「烏雲還沒有上來。再給我們講個故事罷。孫家的徐文長先生罷。」

「不！」蘭老爺正顏厲色的說：「孫氏一門，忠孝節烈，專崇素樸，不尚藻飾。你們不懂，像泥塑木雕那樣的故事，已經經發到不能再發了。怎麼能更要求發呢？你們的事呢？」

「何況自明亡以後，我們孫家就不再仕進。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在煤山自殺以後，消息傳到紹興已還是五月初旬，孫家那時在朝中並沒有甚麼大臣，但在外省做官的，大抵一聽見消息便在任殉國。有幾位在籍的，當那消息傳到的一天，便約集了在籍的十幾位同鄉友好，議決一致殉國。一共二十三人，朝衣朝冠，向北叩謝崇禎帝之靈，然後由孫氏諸臣領首，步行到城外渡東橋，全體投水殉國。」

「清朝定鼎以後，只有一人不甘寂寞。這位祖宗我們不提他的名字。只說他應徵出山的時候，親友中給他餞行的很多。有一天，他從親友家夜宴散後回家。時間在半夜以後了，他自己酒已有九分以上的醉意。他一手提着燈籠，踉踉蹌蹌的走進東弄堂，看見一列朝衣朝冠的祖宗正從東弄堂出來；他趕緊向後轉，走過大廳門前，改走西弄堂，卻又看見一

「這一驚非同小可，把他的九分以上的酒全都被掃掉了。他清醒以後，索性步入大廳

跪在正中，向列祖列宗宣誓，他了解列祖列宗給他的啓示，他此後決不再作什進之想了。

「孩子們！我們家裏的兩條長弄堂，現在只爲夏日乘涼的好處所，在清朝初年，我們的列祖列宗，卻扮演了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來警惕他們那不忠不孝的子孫的。」

「孩子們！我們是這樣一個嚴正的家庭，我們是這樣一個忠孝節烈的家庭。現在清朝還在當國，我們有甚麼心緒講述一般人所謂的徐文長先生的故事呢？」

「孩子們！現在已經過了兩點半，正是未時的下四刻，你們可以去看看烏雲起來沒有

了。
一羣孩子們走到大廳廊下，看見一朵烏雲冉冉的將到太陽邊上，興奮得不可言狀，轉

聲大叫：「請太爺出來觀看。」

蘭太爺緩步出來，看着也非常興奮，保證一二分鐘以內這朵烏雲一定要遮住太陽。大家在太陽下站着，大約五分鐘以後，頭上肩上也已經曬得焦熱，蘭太爺的預言卻說中

了一半：烏雲在太陽邊上悄悄的擦過，始終沒有蓋住太陽。
孩子們圍着疑團，等候明年六月十四，是不是準在未時有一朵蓋住太陽的烏雲。

披風

鳳子

在某地。

爲了「××」戲的上演日期太迫促，不及解決的服裝問題，一部份就由演員自己去想辦法。

我在「××」劇裏擔任的角色，服裝不簡單，不簡單之中，尤其困難的是需要一件披風。而且需要黑色，絲絨一類質料的。

「我要件披風」，這話成了我口頭的禱語，無論是排戲，是回家，是走路，是吃飯。甚至一個人的時候，我也自言自語地，念念不忘「披風」。

有一次，忽然，在一條十字路的轉角，我瞥見了一個披着披風的女人的背影。於是，每當我經過十字路口的時候，故意停留幾分鐘，買包煙，買點糖食，我希望再發現一次那女人的背影，我渴望再見到一次那黑色絲絨的披風的主人，她會是誰呢？

她會是誰呢？我認識她麼？彷彿我認識那件披風，我說不出在什麼地方曾經會晤過一個披着披風的女人。可能就是她？而我已經把那個女人全忘了。模糊地只記得一件披風。

四六

那時間不等人。空想是沒有用的。於是我開始動員兩條腿了。不論生熟朋友，見着了就請不離題。『我想想法子，那里可以借得到披風？』這話我說膩了，人家也聽膩了。然而我不得不重複地說着。抗戰×年了，做件藍布大褂尚且不易，需要那樣一件絲絨質料的裝飾品，個人固然無此力量，又豈是經濟支離的劇團辦得到的麼？可是，倒楣是我被派演那一角，非穿件披風不可，戲里需要。有一個動作，披風裏還要藏兩個人呢。劇情限制了服裝，導演只發命令，我又太了解工作人員的苦衷了，至頭不對，又加上是在如此窮鄉僻壤的地方，如果是在上海，別說一件，十件都成。但偏偏現在就沒有。

王家的聯聯天去

我到王家。正好一棹麻將。王這時做夢，坐在走廊裏磕瓜子。笑嘻嘻地迎着我道：

『胡太太來了，稀客稀客。』

她舉動我所扮的身份，玩笑地稱呼我起來。我心裏有事，便惱道：

『戲都演不成了，還胡太太呢？』

『××幹嗎不清了？進來，進來玩玩。』

我一探頭，是陳。她一邊打牌，一邊回頭招呼我進去。同棹的兩男一女，兩男一個是王的丈夫，一個是陳的丈夫。那女的頗面熟，我們相互笑笑，招呼不出姓名來，王站在我

後面介紹道：

「邱太太，邱董事太太，這位，認識不？」

邱太太望着我眯起眼睛笑，笑的很甜。說話聲音很低，我費勁才聽出；「×小姐；我見過你家的×××。」我抽人同我談話，回頭想走，忽然陳拖着我的手道：

「替我打兩牌，我有點事就來。」

她。我急了，我說：

「你忘了，我不會打牌的。」

陳笑道：

「記得別沒忘。我手氣不好，請你洗洗牌吧。」

且時勉強坐下來，我發現左右兩家籌碼堆的山樣高，陳輸了，對面邱太太也輸了。我笑向王先生，陳先生道：

「這錢男有奉領得。」

大家都笑了。我砌好牌，仍然走開。拉着王閑聊三句不離題，又為被風發愁了。王

說：

「你吃了飯走，我為你想辦法。」

我不懂什麼意思，正向邱太太那方面做個眼色道：

「回頭我代你借借看，也許她肯。」

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於是安心地在陳後面觀牌戰，陳越急越輸，越輸越急。但對面羅太太却一聲不響，一直很安靜，永遠含着微笑。很少說話，不時地望望我，那雙眼睛像閃光的湖色般子，又像是被春雨洗着的池塘，看來清亮，却永遠像在夢中的神情。慢慢的，我發現她很美，只是脂粉厚了一點，眉毛也太做作了點，自然的眉毛不會那麼彎，那麼細。可是她皮膚很白，白的像凝脂。一雙手也白細可愛，自然手指甲都染上了寇丹。她頗像月份牌上的美人畫，或者是在上海，公司玻璃櫥裏的衣服架子。轟一看似乎很美，却總覺美的不大自然。

我看她看的太久了，她似乎有點不舒服，望我笑的也不自然了。我想找句什麼話同她敷衍敷衍，我不忘記還要同她借服裝呢。正當我躊躇時，牌局告了段落。王來請大家去吃飯。

吃過飯，太太們在屋子裏休息，兩位先生在客廳裏大談賭經。我立在走廊裏抽着煙。忽然王來我，走進屋子，邱太太搶先迎着我道：

「你頭髮要換換：不知我那件合用不合用。」

「什麼顏色的？」

「黑絲絨的。」

「好極了，可以借麼？」

「當然可以。你知道我是你們最熱心的一位觀眾呢。」

她有點害羞似地聲音低下來。我達到目的也就與冲冲想走。於是約了第二天上午，我上她家去拿披風。她告訴了我門牌地址。我走出王家，客廳裏牌聲又大作起來。

第二天。

如約前往，女主人似乎在等待着接待我。客廳佈置得很富麗堂皇，她旋又拉我上臥室的地板上，還鋪上一層地毯。她打開衣櫥，衣服的颜色同樣式，多的令我頭暈。我忽然想起「金屋藏嬌」這句老話來。

忽然眼前一黑，那件絲絨披風，在她手裏抖了開來。

「這件可以麼？」

我點點頭。爲戲，找到了必需的服裝我應該高興。可是爲了服裝，我得跑進這樣一個地方來，心裏多少有點別扭。於是借到服裝，馬上想走。可是女主人却殷勤地款待我。吉士牌的煙，巧克力糖，水果，西點，多到我真有點應接不暇了。

而且女主人還非常會說話，滔滔不斷地談着這個戲，那個電影，那個明星好看，那個

明星國子生有兩顆珠子。……我奇怪她和這些人會都熟識，我無意間瞥見牀頭櫃上擺了許多電影劇的刊物畫報，我恍然明白是這些愛造謠的畫報之類供給她如許豐富的常識。

那天，她還不放我走，她又把我當做一個時裝設計家了。她打開櫃子，拿出十幾件衣料，問我哪件顏色好，哪件該做什麼樣子，哪件宜於秋裝，哪件……我除了唯唯應聲之外，心裏不禁叫苦起來。

從衣服款式，談到哪家皮鞋穿着舒服，哪家拍賣行裏售賣的化妝品是地道的美國貨。哪家理髮廳頭髮的花樣多，假使認識「第一號」，可以包人如意。哪家……

忽然，她又拿出一大堆她自己的像片來。這時我頭昏腦漲，吉士煙也抽不出滋味了。胡亂中我挑出了一張嘴有點歪的，和一張鼻子特別大的，我說這兩張最「藝術」，可以掛在壁上。她是我說的正經，不能不信。便點頭認可。我心裏想：「下一次來還披風，壁上可以多點裝飾品了。」

但，還沒個完……

她問到那部演出的這個戲，問到是哪些人同台。聽說有××，和某某，便話題轉到他們兩人身上，問到他們的出身，家庭，愛好，脾氣，……和戀愛……完全超出我的常識能力以外了。我無語可答，心裏有點惱，依性子，我要將披風扔了，馬上走。我受不了這種善意的精神虐待，我感覺肺要炸裂了一般似地難過。終於她看出了我十分疲倦，才戀戀不

捨地送我出來。走出她家大門，我飛一般地走上了馬路。回望洋樓，我不禁想着這深閨重
幃裏藏着的這個女人真有點像謎。

戲順利地上演了。

記得是第三天後，星期天的晚上。工友說有人要見我，我正忙着化裝不及出去，客人
已經進來了，我猜中就是披風的主人邱太太。

我道了歉，不能招待她。她很和婉。這晚上她穿着的十分華貴，所有後台的人都不禁
向她打量起來了。她默默地坐在我旁邊，眼角含着笑。看我化裝。我化了裝去更衣室，她
還是靜靜地坐在那兒。等到我快上台了，她仍然不走。我不禁詫異地問：

「有人陪你麼？」

她說她先生也來了。當我要上台的時候，她忽然輕聲問我：「××我怎麼不看見呢？
××是不是就是那個穿西裝的？」我明白了，她是想到後台來欣賞一下兩位大演員的本來
面目的。

好容易把她打發到前台，我不禁對自己生起氣來了。到今天，還有人把話劇當作當年
的文明戲，對演員還是抱着「捧角」的眼光，前台過不了癮，得上後台來欣賞下一「廬山真
面目」。假如不爲了那件「披風」，也不會認識披風的主人，我生自己的氣，同時，也抱
怨導演的固執，把戲改下，不用披風不是就完了？

半個月後，戲演完了，但爲了牽這披風的事我不禁發煩。於是我去找王。我沒有理由隨便批評一個人的長短，何況我並不深知她。我只說：

「陪我上邱太太家去吧，我一個人怪認生的。」

王笑說：「借都是自己借的，還怕還？」

陳在旁邊做個怪臉，輕聲道：

「你曉得她家裏的事了，你怕去？」

「什麼事？」我怔住了。

王道：「去也見不着她，人在醫院裏。」

「什麼病？」

「沒病。大致是——女人病吧，想生兒子。」

陳不滿意王的話，冷笑道：

「誰不曉得呢？她是在戒煙？」

「她抽大煙？」我幾乎跳起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別忙，小姐！她抽煙關你什麼事？反正有錢！」

陳又嘆了口氣道：

「糟糕的是邱董事的造孽錢，你知道現在一兩煙什麼價錢？一天抽五錢，一月也得五

六萬哩。」

我想：一個董事，那來的那麼些錢？

「包工，你懂嗎？現在做商人賺錢不稀奇，做政府機關的主腦不發財才是傻子。」

陳的語氣總是憤恨不平的。接着她又問王道：

「你曉得這女人是什麼貨？」

「得了，你那張嘴！」

王究竟比陳忠厚。可把我弄胡塗了，我詫異地問：

「她不是邱太太嗎？」

陳不屑地哼了一聲。我望望王，王向我睜眼瞞睛，嘴唇翕咬住沒笑出來。

我只好決定自己再跑一趟了。

同樣的是個早晨，我希望見不到主人，留下東西便走，誰知道報上去，當差的硬留我在樓下客廳裏等，等了許久，女主人大概剛起來。爲了一點莫名的好奇心，我居然坐了半個時辰。

接着，我被請上樓。

「對不起，X小姐，昨夜我睡晚了。」

「看戲去了嗎？」我順口應付着，這時才注意到她的慘白的臉色，大該是沒有來得及

化裝的原故，眼睛也失去了光彩。她穿件黑綢長袖旗袍，更顯的清瘦。她的精神也不大好，雖然極力裝做殷勤的樣子，而且也熱心問到下次排什麼戲。

我又看看屋子，牆上果然多了張照片，我好奇地走過去一看，以為我的惡作劇實驗了，誰知那照片是兩個半身人像，女的很年輕，很嬌媚。整個倚在那男子身上。她馬上走過來道：「這是我們那年結婚照的。結婚那天有警報，沒來得及拍照，第二天補照的，可又沒來的及穿禮服……」

這些話是照片的注腳。顯然是爲了要證明她的身份才挂起這張照片來。

我交了地披風，道了謝，預備告辭。她忽然問我！

「你什麼時候空？我想請你來便飯，好麼？」

「別客氣了，邱太太！」

「不，難得認識一兩個朋友。只要不嫌棄，希望常來玩。王太太，陳太太常見到嗎？」我忽然想起王和陳對她的評語，不禁爲她難過起來。我說：

「不常見她們。你呢？」

她微微笑笑，笑的很勉強。

「我又不是本地人，朋友肯來往的更少了。」聲音聽來是空漠的。

我彷彿走進一間冷藏室，滿室堆的是隔年的水菓，我被那鮮豔的顏色驚奇着，可是在這瞬間，我聞到了腐蝕了的蘋果的氣息，爛空了心的柑子的氣息……我不講一個寒顫，我明白同情不是施捨，我也不是這間華貴客廳是常川往來的客人，我不得不驟然地告辭了。

她悵然地送了我兩步，我下了樓梯，她還在樓梯上俯着身子，熱情地叮囑我：

「下次來玩呀！來哦！」

黑絲絨披風潑然在我眼前抖動起來：

舞台上，披風裏藏着的是一個爲國家復仇，爲了復仇而受了傷的戰士的身體；那披風的主人呢，却是生活在窮極奢華的金屋裏，盡情逸樂，甚至用麻醉物來毒自己，鬆弛自己的神經，用金錢地位來裝飾自己，却終於是受人歧視，得不着同情的一個寂寞的女人的心。

我之後再也沒有見到她。

可是，我又發現了許多個披着披風的女人，在×地，在××地。而我却再也不想去聽聽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了。

夜 船

種 青

五六

在船上，隊長又掏出那會經插過雞毛的信封，帶着不可抑止的歡喜，顛顛的抽出信箋來，笑着向我說：來，再聽一遍聽聽看。

於是我又第三次的讀起那封信來了：

「隊長：優待反正軍人家屬的法令，收到很大的效果，明天有十一個警備隊的弟兄，帶着三十幾口家眷，準備拖槍反正。夜間十一點半當敵人巡城換班的時候，在東南城角魁星樓那裏越城，到時候無論如何請動員兩艘大船武裝搶迎……」

「啊，好了，知道了。底下是規定的暗號」。隊長搖着手打斷了我，接過那封信去謹慎地藏起來，然後交×着手對我笑着說：「你看怎麼樣，老徐這傢伙還行呢，不是嗎？」我點點頭，爲他那突然爆發的尖聲傳染了。

那時候正是夏末，整個平原沉浸在大水裏。我們由七枝手槍所組成的敵區工作隊，仗着老百姓的掩護，用小船在子牙河以東工作着。每天除去和敵人漢奸周旋外，在逼不得已的時候，還要抗擊突然襲來的敵人，這中間我們一個同志犧牲了，另一個同志在深入的

區的時候被捉了去。但是要發動僑軍反正，並且公佈了優待其家屬法令的時候，在僅剩的
五個人當中，隊長又派走了老徐，他是本地人的流利的口齒，混入縣中偽警備隊的。

「現在我們看見他的成績了。隊長止着笑說：『你見過吧？帶着家屬反正的，今天
是第一回呀！同志』。他停頓了一下，用手推一推軍帽，望望天色，突然從船頭上站起來
，向着離開我們的約四五丈遠的一支船，高聲的叫喚着：

「喂，撐快點，老鄉！」

「沒說的，」船夫回答着。立刻一陣亂雜的呼叫，跑箭的脚步聲，便在船舷上拍亦拍
亦的加快起來。在我的傍邊，三個赤裸着身體的船夫，一面向他們後面同伴笑罵着，一面
哼起一個快樂的曲子。他們一共八個人，全是子牙河上出色的漁民。這次，爲了完成這艱
難的任務，自動的挑選了兩隻大船，報名投效的。中間有年老的祖父，也有年輕的孫兒
，有哥哥也有兄弟，傍晚當出發的時候，他們是那樣高興地把馬刀藏在船板的下面，笑着
向我說：『這回我們要多下幾個餃子請請龍王爺的客呢』。

這時太陽漸漸地西墮了，夕陽強烈的光線，把天和水映成了一片金黃，遠處的村莊
已開始顯得模糊起來。幾支晚歸的燕子和夜出的蝙蝠在我們的頂空飛旋着，不久後面的船
迅速地趕上了我們，帶來了一片激盪的水響，船夫們立刻又笑罵起來，互相用船槳激盪着
水星，快樂得像一羣孩子。」

「準備點精神啦，老鄉！」隊長不耐煩地說：「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們要打響的，可是離襄陽城還有多遠呢？」

「十幾里。」

「那麼兩個鐘頭裏面我們要趕到城外的葦子地。」

「一個掌舵的老船夫嘿嘿地笑了，他一面擦着身上的水珠，一面微笑着說：那容易，隊長，要緊的是要找着河道，或是以前的大路。」

隊長望望他，點了點頭像想說什麼，但終於又默默地在我的對面坐下來，風帶着航行的水腥味飄過我們的肩頭，船夫們有的開始披起上衣，點燃了粗大的煙斗，在另一支船上老賈在打着長長的呵欠。發着難嗅的酒臭，這樣使得坐在他身旁的小江，非常氣憤的捏住了鼻子。

現在，一切都平靜下來，隨着潮濕的夜霧的降臨，船以較快的速度前進着，望着兩旁倒塌的邨莊，和腐亂的田禾，一種疲憊的感覺使我懶懶地閉上了眼睛……

不久，我們悄悄地到達了葦子地的旁邊，兩支船並排地插了篙，那時候上弦月黯淡地光輝正斜斜地照過水面，一種模糊的單調的淺灰色由近而遠的延展開去，周圍，青蛙開着厭人地鼓噪起來了，風吹着蘆葦像一大堆紊亂的人羣一樣發着大聲的呼嘯，在他們的後面，我看見天空被一片微弱的紅光照射着。

船夫們圍着隊長開始小聲的咕嚕起來：

「看見了嗎？過去這片葦子地就是城牆。」

「那亮的是城裏的燈火嗎？」

「恩，老船夫的聲音，「可是這裏也許離兩門太近了，魁星樓該是還在東邊一點。」

「還好，今天幸虧風還大，他們聽不見甚麼響動。」

慢慢地隊長從入葦裏站起來，揮着手說：「現在我們應該把船藏在葦子裏，找一個適當的地方，能清楚的看見城牆上的動靜。」

於是船又開始前進了。但它是那樣艱難地搖擺着，時而因葦根的阻礙，而打着不必講的週旋，船夫們的篙槳像是沉重些，在牠的下面，被激盪的水聲和擦過葦莖破裂的聲響高高地揚起來，葦莖開始劃着人們的臉了，被船身壓下去的葦桿又慢慢地強韌地在我們後圍站起來。

不久，當我們發現那長長的黑色城牆，和閃灼在二千米遠處的燈光的時候，突然從我們的近旁，兩支受驚的冰鷗，帶着撲撲拉拉的振翅聲和低沉的鳴叫飛向夜空去；我吃驚地擡頭看了一下，隊長立刻讓船停下了。

但一切仍然寂靜，一種靜約而又顯得寬闊的流水的聲響在繼續着。

後來我們停泊在蘆葦的叢裏，從那裏我可以藉着月光分得清城牆的垛口，聽見風吹動
 遠樓上鐵馬鏗涼的叮鈴聲響，不久，隱約地，我爲一曲異常哀婉的歌聲出神了，那聲
 從城樓附近傳來的，聲音斷續地飄過水面，隨着夜風，像一個人在低低的哭泣……

小江跳到我的船上來，伏在我的肩膀上驚奇的問着，這是甚麼？

「日本人在想老婆呢！」我笑着說。

「唱歌」

「唱歌」

這樣我們再沒有講什麼，這時候夜漸漸地深了，城內的燈光在逐漸的黯淡下去，不
 久船夫們因爲疲乏的原故，互相依靠着，有的早已橫七豎八的躺在船頭上了，我和小江仍
 默着，互相捉緊了手，呆呆地望着城牆，聽着遠處的狗吠，和颯颯的水拍着城牆的聲音，
 間或也把我們的視線轉在那起坐不安的隊長身上。他顯得那樣焦急和煩躁，時常一個人喘
 着什麼，或者那樣氣憤地拍打着飛落在他身上的蚊蟲。

大約在半小時以後，城牆上有三顆圓滾動的燈光向我們走來，但不久又在後面一溜煙
 失了。隊長立刻又向我們招手，我奏過他身邊去。

「這一定是巡城隊」他低低地在我耳邊說。並忙叫醒了每個人。船上立刻振作起
 來了；人們不停的眨着眼睛，響着响次和骨節聲音。一個老人不習慣的用手掩着嘴開始劇

烈的咳嗽，他要裝着頭吸煙的請求也被拒絕了。

後來，我們果然聽見了那規定的暗號，發現了魁星樓旁邊的第一個黑影。隊長興奮地從一個船夫手裏奪過了船槳，當船飛快地沖開水面，崖石處竟向寺廟裏射出一顆子彈，口上往下看的人影，聽見了他們低低的喧嘩。

「船已船來了，咳嗽，水像是又漲多了。」

「同志們，你們來了幾百人呀？」

「天爺，快點下吧！下吧，把筐子快攔好。」

這中間女人和孩子顯得那樣驚慌，不斷地焦急的絮語着，老人們發着喘息和祈禱，夾雜着一片移動的腳聲，從那些壓低了嗓子鑽壓着騷亂的聲音裏面，聽出了老徐親切的口音，他正在和隊長交換着簡短的對話。隨後，城牆上兩根雞蛋粗細的繩索掛下來了。幾個帶槍的人向我們揮着手臂。

「我歡迎你們，同志們！」隊長異常激動的向他們說，向上伸出他的雙手，像去接抱一個可愛的嬰兒一樣，城上的人笑了笑，丟下一包花生米來，於是人、槍桿立刻又左右分開了。

現在，我聽見老徐指揮一切的聲音：

「不要有一點兒聲音，好人們，現在我們先下人！快！」

迅速的繩索被拉上去了，兩個大筐被緊緊地結牢起來，立刻，人們都擠過去了，一大堆雜亂的腳影在幌動着，那些抱着孩子挾着包袱的女人們，在人羣的外面轉着圈子，尋找着空隙，都嚷着莫明其妙的咀咒。一時吵聲又逐漸的昇高起來：

「先讓老人們下，先讓老人們下！」

「娘，娘快坐下吧，我一會就下去！小菊，招呼着你奶奶！」

「該死的，搶死嗎？你把我的腳都踏扁了！」

「哎喲！你爲什麼這樣推我呢？」

「不行！吃不住那麼多人，快下來一個，嫂子們，那樣會出危險的！」

「孩子，孩子！把孩子踩死了！」

「安靜些！嫂子們，是什麼時候呵，這大的聲音，你還不如給日本人去報信呢！」

但人們這時誰還記得日本人呢，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親人和包袱，誰都想爭先恐後的被繫下城去。於是當每次大筐被送上城牆的時候，他們開始爭搶着筐子，搶着繩索，排擠着別家的人，這樣秩序完全被女人們混亂了。老人們開始罵着自己的兒子，埋怨着這次的冒險。孩子們拉着大人的衣服低泣着。一個已經被繫下來的老太婆，在繩上到處摸尋着她的箱子，而在城牆上，一個孩子被堵著的哭聲正在喊着他的媽媽……我完全被這一切弄混亂了。我看見隊長壓抑着最大的氣憤搖着兩隻手到處鎮壓着。在

船頭處，我和小江正用着最大的氣力架出每一個受過驚嚇的人。老實說那是相當可怕，當我們看到每一次筐子載着幾百斤的重量，從城上搖擺着繫下時，我真替那些驚叫着的人們起心。他們每個人都是那樣緊緊的拉着繩子，捉着筐子的邊緣；喘息着，做出聽不懂的新騰的響到我們平安的把他們放在船上，而他們却又立刻的找尋起親人及包袱來了。

以這船過這個船上來，咱們都在這兒呢。你看見咱們那個花包袱了嗎？一個女人一面撥開衆人，一面帶着。而另一個被擠在船艙裏不能動彈的女人却帶着哀求的聲音向隊長說：這同志，行行好，把那個哭着的小孩抱過來……這真是罪孽啊！天爺，都死吧，死吧！

「這叫逃難嗎？小虎他媽，小虎他媽呀！」

這以來難着阻咒，埋怨，祈禱和嘆息，筐子終於送下了最後的兩個男孩。現在執槍的人又在旁邊出現了。他們開始迅速的繫送着較大的行李，這樣我們必須兩人抬着把他放進船艙去。船夫都過來幫忙了。這中間我會被一綹醃菜壓倒在船板上，可是當我掙扎着站起來的時候，我聽見隊長突然嚴厲地制止了一切騷亂，用着較大的聲音向大家說：「快些呀，兄弟們！那邊有燈來了，燈！這立刻人們都安靜下來，甚至於可以清晰地聽到青蛙和流水的聲音。不錯，燈光是在我們這裏移動的，這夾雜着手電的白色光緒，女人們開始擠在一起了，各人攙緊了自己的孩子，埋藏着自己的頭，就只那些船夫們拿着篙槳呆呆地立在船頭

注。我想，這時候也許在每個人的心中印出了那兇惡的日本兵的面貌吧！

城上的人類也慌亂起來了，筐子上下得更趨湊，隊長以一種完全肯定的口吻，讓老買和小江跟着這支坐滿了人的船，立刻開進蘆葦去，臨走時他忽然吩咐船夫們說：「不要面開進去，老鄉！從這裏一條斜線下去。」

於是那支船搖蕩着前進了。

現在燈光愈來愈近，船尾樓發亮的玻璃瓦，被映上一層淺淺的顫動的光影，城上的人們以一種猿猴一樣的动作，輕快地沿着繩索溜下來，我和隊長立刻迎接了他們，緊緊地和每一個人握着手，我覺得它們手那樣的熱，而且發顫，當時我激動得很厲害，滿肚子的話，却不知道應該和他們說些什麼，這樣，我只有不斷地替他們卸下肩上的步槍，向每一個人低低地喊着：「同志！，或者說一句『愛戴了！』這一類非常不合適的話。

就這樣我們的船被武裝起來了，老徐是最後一個溜下城牆的，看見他那瘦削的身影，和腰間斜插着兩支手槍的英姿，我想立刻跑過去擁抱他，可是現在情況是那樣的緊急；城上的燈光已經給我們照出一隊穿着皮鞋，拿着步槍的日本兵，當我們慌亂的將船開向蘆葦的時候，我聽見隨風傳來了他們的談笑聲。

現在，我突的覺得寒冷起來了，我急驟着船走得太慢，很透了槳櫓間輕微的嘩呀，我的心像有火在燒，眼睛不住地望着那逐漸走近來的燈光，直到第二根蘆葦從我身邊擦過的

時候，我才聽出了船夫們急促的喘息，發現那躲在船艙裏的女人們是那樣抖擻着，將自己埋藏在包袱裏。

這時候，我們的槍全都端起來了，船夫們也從船板下抽出了他們的尖刀，爲了避免任何輕微的聲響，在隊長的命令下，船被停在蘆葦裏。

一個船夫喘着：「會水的都準備下吧！」可是我們互相望了一下，誰也沒有說什麼。

「他們到了，老徐小聲的說：他們會發現那繩子的，哎，我們太慌張了！接着不知誰「嘩」了一聲，大家的目光立刻又集中在城牆上，果然日本兵是詭異的停在魁星樓那裏了，緊緊的圍在一齊像是在爭論着甚麼？燈光在附近不停的轉着圓圈，接着手電亮起來，兩根繩索靜靜地垂在白光裏，於是一片噪響響起來了，一羣人立刻撲在梁口上。

「糟了」，我的旁邊有人在小聲的說，「他們會吹起警笛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們又安靜了，手電怕人的白光，在我們周圍內動着，風小了，蘆葦在低低的話語，空氣是沉悶的使人感到壓抑，我們靜默着，藉着密茂的蘆葦的保護，任憑那手電的搜索，這時候，在我的意識裏一個堅強的信念在支持着，我想，只要沒有聲音，他是會發現我們的」。

可是夜是不會平靜的，時常有抑止不住的老人的咳嗽，和孩子們的哭聲……間或在我

們的周圍因為千支漁躍出水面的潑刺刺的聲音，給我們帶來一陣戰慄，和迅速射來的燈光，顯引起人們惡毒的咒罵。然而不久，一切又隨着可能發生的恐懼而安靜下來了。

許久，隊長突然喊道：「呵！他們散開了，吹滅了燈！」

「這裏我們不能再停住了，隊長！」

「那末冒一下險吧！同志們，」沒有猶豫，隊長把手一揮，船又悄悄地前進了。

突然，一聲尖銳的槍聲在我們的頂空爆炸了，人們本能的縮了一下頭頸，幾個女人和孩子們不自覺的驚叫，使我們暴露了目標，隊長迅速地跳起來了，急燥地催促着快走，這時候我看見兩個船夫抱着他們的尖刀脫去衣服，悄悄地潛下水去了。

城牆上喧嘩起來又有兩聲槍原來的方向打來，接着響笛可怕的聲音刺耳地響着，立刻在城牆的遠處，無數盞燈光搖曳着向這邊擺來。但我們不會理會，船在下水人的推動下，迅速地穿過了蘆葦。在那裏，第一隻船上的小江和老賈正帶着女人孩子們的驚慌和希望，焦急的等待着我們。

「走，快走！立刻走！」隊長命令着，那時候，從城牆上射下來的槍彈正像飛蝗一樣一排排穿過蘆葦跌落在水裏……

半小時之後，我們離開了險境，敵人沒有出來追趕。船夫們帶着被毀破的腳掌爬上船來，據說離開城牆已有五里路以上了。

宣稱：這時候，隊長舉起槍來說：「同志們，該我們出出氣啦！」

於是，一排混雜的槍聲，在朝着我們來路的方向震撼着夜空，不久我們聽到一陣激烈的回擊，直到逐漸隱約而消失的時候。……船，划上了更寬闊的水面……。

中國學者的厄運

邁斯

一個中國學者在柏林講了一個孔子的故事，那故事是這樣的：「孔子走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個婦人在哭。問她為什麼；她說她家三代人都被老虎吃掉了。為什麼一定要這兒住呢？她說這兒沒有苛政。孔子說：『孩子們記着：『苛政猛于虎』！……』」

那天晚上，這位中國學者被送進集中營去了。

「苛政猛于虎」這句話，孔子是在那婦人面前說的，那地方，那婦人已說明沒有苛政。所以孔子沒有遇到意外。但那中國學者說話的地方却是柏林，柏林却只沒有猛虎。

末日

六八

George Kent 作
陳 蘊 華 譯

關於義大利人民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在位最後七天中的故事，這裏所披露的還是第一次。那七天，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開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一個阿爾卑斯山的村莊的談商——當時盟軍正在西西里迅速地推進——，而結束於羅馬威尼斯宮中一次綿延到十二小時的激烈的法西斯最高會議。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盟軍第一次轟炸羅馬的那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義大利的北部斐爾脫山村晤面，希特勒直截地告訴墨索里尼說納粹——法西斯的密月已經完結，德國參謀部將在名義上和事實上控制義大利。還有，他說，除非墨索里尼振作起來，喚起他的人民全心全力來支持作戰，否則便會有能够這樣做的人來代替他的地位。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會談。

他從斐爾脫回羅馬時，帶着這樣的一個消息：義大利對德國必須絕對順從：他得將這個消息告訴他那憎惡德國的義大利民衆。要使他的民衆接受這個消息必須經過一番非常的宣傳。

他本來並不健康。當火車把他載回南義大利時，他病了。大家都知道照片上的墨索里尼是肌肉壯健的，不是在滑冰，就是用雪擦着胸脯。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每當攝影師離開了之後，這位首相得在床上休養二十四小時。

他又患着胃潰瘍症。在家中，他嚴格地只吃牛乳和煮爛的食物，並且戒絕煙酒。不過，在公共場所中，像這次和希特勒晤談一樣，他得掩藏他的弱點，粗野地吃擺在他面前的任何東西——結果是非常糟。火車顛簸着前進時，他痛到只好在地上打滾，不住地用雙肘和兩膝支持着身體的平衡，來減少痛楚。

七月廿一日，星期三，回到羅馬之後，他定在星期六那天召開法西斯大會，這使他的親信們大為驚異。這種會議已經有二年多不曾召開了。但墨索里尼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他有着一顆極難吃的藥丸要義大利人民吞下去——義大利得喪失主權——他需要一切可能的支持。

兩年以來，第諾·格蘭第對於瀰漫着整個義大利的紊亂總是憂慮着。出於只有一條：義大利應該趁早擺脫戰爭。但墨索里尼六日在位，義大利便一日無法擺脫。墨索里尼必將滾開。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格蘭第決定去告訴墨索里尼，說他要請大會罷免他。只有那些在法西斯政權底下生活了多年的人，才懂得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勇氣。在大會中這樣做已

經不易，但在早兩天去警告墨索里尼却無異自殺。墨索里尼答應接見他，給他十五分鐘的時間。

格蘭第的聲音本來是很柔和的，他開始時提醒墨索里尼一句後者所會說過的話：『所有的政黨，我們的和其餘的，都消滅吧，只要我們的國家安全。』格蘭第告辭他義大利已趨危急存亡之秋，墨索里尼應該把政權交還給國王，以便於獲得和平。

格蘭第在那裏逗留了一個半鐘頭。墨索里尼黑着臉孔。格蘭第說着話時，他只是不斷地玩弄一根筆。後來他站了起來說：『看看吧。』暗談就終結了。

在家裏，格蘭第把大會委員的名單檢視了一下，挑出了六個他認為在危急中能確支持他的人。當天晚上他訪問了他們，發覺這半打人物都將贊成他對於墨索里尼的抨擊，這天晚上和第二天他們都談商着，而墨索里尼的祕密警察則在暗中監視着他們。隨時隨地，手彈都可能會結束他們的談話，但他們已經把愛國者的榮譽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了。

星期六日下午五點鐘，載着委員們的汽車停在那尼斯宮前。院子裏，平時只站着一兩個衛兵的，這時却排着一大隊頭戴鋼盔的法西斯國民軍——一個客氣的警告。

墨索里尼辦公室的隔壁是一間附有陽臺的房子，每一次他向羅馬的羣衆演說時，他總得經過這間屋子走向陽台。這是一間很長的屋子，四壁掛着錦幛和古代的名畫，燃着一盞文藝復興期的非常華麗的吊燈。屋子的一頭放着一張像王座似的交椅，那是墨索里尼的座

位，面對這座位的是一大排交椅圍成半圓形。

大家就座前都舉手行法西那敬禮——大會就這樣開始。墨索里尼首先發言。他差不多講了一個鐘頭關於戰事的情況，把戰敗的責任歸罪於將領。在阿比西尼亞一役中被免職了的老元帥第·波拿表示反對。其他的人也相繼發言，討論又進行了差不多一個鐘頭。

七點鐘過後，格蘭第說大會不是軍事機關，不夠資格來討論軍事問題。接着，他轉向墨索里尼說，「我所要說的話你都已知道，因為我兩天前就已經告訴過你了。」墨索里尼臉色顯得陰鬱而蒼白，默默地坐着，玩着他的鉛筆。格蘭第說了一個鐘頭的話，指陳尼羅里墨已經無用，說他應該把政權交還給國王。

他從衣袋裏掏出了一份提案，主張恢復議會政府，要求墨索里尼請求國王根據憲法第五條「行使一切最高主動決定權。」

格蘭第讀完了他的提案之後，喊出了一句在這間屋子裏看來是帶革命性的話：「請議決。」格蘭第又再說了一遍才坐下去。

會議已經繼續了四個鐘頭。因為墨索里尼不抽烟，別人也不敢抽。大家都不曾吃點東西喝點什麼。形勢很緊張。墨索里尼只預計到會場上會有憤慨和非難，但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提案，要求表決。他側倚着身子，嘴唇掀動着，一手裏玩着鉛筆。

房間外的大廳上和門口站着六十名衛卒，手裏都拿着上了刺刀的鎗。這些義大利的勤

卒是墨索里尼的「劍客」，他們都發誓過爲墨索里尼效死，並且只聽墨索里尼的命令。墨索里尼只須說一句話，格蘭弟和支持格蘭弟的那些人便都不再會出聲。

但墨索里尼沒有這樣做。接着，皇家學院的院長斐德佐尼把這次大戰拿來和上次大戰比較，詞意對墨索里尼不利。職工會的領袖波泰起來說工人的不滿。司法部長茅·瑪爾西哥從法律立場對墨索里尼加以抨擊。前任的財政部長茅·斯蒂芬尼則強調戰時經濟的紊亂。

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也是事先知道格蘭弟的計劃底少數人之一，他勇敢地擁護格蘭弟的主張。他向大會指責墨索里尼迷醉於軍事勝利的榮耀，沒有經過法西斯最高會議的同意，也不聽他的勸告，就把義大利導入戰爭。明知義大利嚴重地缺少種種的軍備而悍然不顧。

墨索里尼喊着說，「從你到我家的一刹那起，我家就來了一個叛徒！」

接着，墨索里尼的擁護者便相繼發言，討論又繼續了四個鐘頭。最後，墨索里尼站了起來，說會議沒有任何結果，時間已晚，宣佈延會。

格蘭弟跳了起來。他說，時間有什麼關係？當義大利的兵士正在西西里的戰場上戰鬥和死亡的時候，爲什麼要顧惜九個鐘頭呢？我們得找出解決的辦法。

會議又繼續下去。墨索里尼開始說話，他的臉色灰白；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一位委員說

他的聲音像一隻受了傷的獅子野蠻的號叫。他爲他的獨裁和軸心盟約辯護。他說，現在要回頭是太遲了，義大利必須打下去。他問心無愧，人民也一致擁護他。

格蘭弟請墨索里尼把希特勒對他說過的話告訴他們。墨索里尼拒絕了，只是對會議說勝利沒有問題。

「空話，只空話而已！」格蘭弟喊着說。「我們知道你向希特勒要求三千架飛機。他只答應你三百。」

曾任法西斯黨祕書長的伐里諾西起來爲墨索里尼辯護，在一篇很長的演說中，他讚揚希特勒和德國，要求大會通過效忠軸心盟約。接着，現任的祕書長斯哥薩提出了一個議案，內容等於對墨索里尼表示信任。他聲稱所有反對獨裁和戰爭的都應受叛國罪的處分。

伐里諾西喊着說，不錯，那是叛國，並且要求把所有有民主精神的人都加以懲罰，國民軍的指揮加爾比亞蒂說，「我的部隊會懂得怎樣來對付這班今天晚上放言無忌的人。」檢察官脫林加里，加沙諾華也喊着說，「記着，你們是在和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會議現在變成對墨索里尼有利，屋子裏彌漫了一種低壓的殺戮的氣味。下面傳來了傭兵換班時槍柄碰着石板的聲音。空氣緊張到了極點，事故隨時可以發生。

格蘭弟看去很疲乏，但却昂着頭，他的黑鬚鬚直指着墨索里尼。他站了起來，靜默了一會。然後說，「我們不管我們自己會碰到什麼事。我們神聖的責任是在使這個動議付之

表決。請付表決！」

這時農業部長巴勒希暈倒了下去。醒來時哭泣着說，「真是可怕，對首相這樣抨擊。」但他終於投票贊成格蘭第的提案——他後來被槍斃。

墨索里尼直望着格蘭第的眼睛，用一種奇怪地乾枯而帶威嚇的語調說：「國王對我所做過的一切都將加以支持。當我告訴他今晚所發生的事情時，他曾說『他們出賣了你。』」頑強的格蘭第又站了起來。「讓我們表決吧。」

「好吧，」墨索里尼說。

表決開始了，每個人依次站起來大聲說他的是或否。第一個是斯哥薩，他用清晰的聲音說「否」。接着他坐了下來，因為他是黨的秘書長，便開始記錄票數。第二個是上院院長。他說，「我不投票。」憎惡墨索里尼的老弟·波拿挺直了身子說，「是」。

這晚上參加辯爭的約莫有三打人；其他的人都靜靜地聽着，這些人的贊成和反對可以決定表決的結果，全室都在不安中等待着。一位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人說，「到了這個時候，我不再感到疲倦了——我只是焦灼地想知道結果怎樣。」

那些不說話的大半贊成格蘭第的提案。表決的結果是十九對七。墨索里尼是完了。他慢慢地站了起來，一聲不響，一眼不看，大踏步走到這個長長的房間的盡頭，從門口消失

但這還不是最後一幕。格蘭第拿出了他的提案，一式兩份，要求那些贊成的人在上面簽字，一份留給墨索里尼。另一份裝進衣袋裏。會議是結束了。在過去，這時那些人會站了起來行法西斯敬禮，但此刻卻沒有，大家靜靜地離開了那房間。

首相的「劍客」們讓他們通過了去。

院子裏已經亮了。那是星期日的上午，教堂的鐘聲響着。劍客們看着他們走出去，他們爬上車是一定感到一陣寒戰。

加沙諾華和齊亞諾分手時的話是，「你要用血來抵償今天晚上所說的話的。」

格蘭第跑去告訴國王的總管以經過的一切，請他把那份大家簽過了字的文件呈給國王。

這一天，墨索里尼最後的一天，他上午還去參加一間農業學校的給獎典禮，試着造成一種「一切如常」的空氣。

在王宮中，國王候着墨索里尼來見。到了下午五點鐘，墨索里尼還不見來，國王便派人去找他。他來了，開始向國王談到未來的計劃。國王說，「法西斯最高會議已經表決過了。在義大利的未來中你已經沒有份。我將批准你的辭職。」墨索里尼勃然變色而出來問守門的人他的車子在那裏。一輛救護車駛上前來把他載走了。這位場台的獨裁者從此離開了羅馬城。

墨索里尼沒有命令他的劍客們殺死格蘭第和其他的人，這也是那些足以變更歷史途徑的奇事之一。無疑的，這是因為幾年以前，墨索里尼曾因為他的衛隊殺死了馬蒂烏蒂而險些兒去職；從此以後，他使小心用合法的方法來殺戮。同時也許因為他相信那常常支持他的國王會不理法西斯最高會議的表決。

後來，當墨索里尼發覺他的錯誤時，他的凡隆拿的法西斯非常法庭曾判了十八位委員的死刑和一位委員的三十年徒刑。

齊亞諾·第，波拿，巴勒希和另外兩個人都被槍決。其次的人則四散逃亡，藏匿在德國佔領部份的義大利，或者逃往中立國和同盟國。逃亡的人都在被追緝着，北義大利的無線電台每個星期都在警告他們難逃法西斯的報復。格蘭第剃光了鬍子，更換了姓名，因為他已經被刺了四次而未中。他的財產被沒收，所有其他收入的來源也被割絕。他現在在藏身貧困的屋子。『但我滿足了，』他說，『那一次法西斯會議是我政治生命最後的一幕。』一個故事其餘的部份報紙上都登載過了。墨索里尼給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一直到他被德國人救出為止。巴多格里奧將軍沒有立即求和，反而宣稱『繼續作戰。』談判拖延了六個可寶貴的星期，使德國有時間調派了援軍。

但這並沒有使這一幕驚心動魄的經過為之減色：人們敢於對一個獨裁者正目而視，並且叫他滾開。

流 亡

(1) 我

「你是誰？」

「我嗎？」

一個流亡了八年的人

今天

又不得不

憤慨的

向西郵流亡」

(2) 脚步

伍 禾

幸而我有一雙脚

那是

以飽和了生命力的骨骼所支撐起來的
奴隸們所常有的

好脚

我用我的脚

交替地

叩問西部中國的泥土

「我們究竟要流亡到幾時呵？」

七七

目要期下

故達的馬事
入城
光明對的擁抱
搭車記
調皮司令部
悼振黃

茅盾
老舍
雪峯
艾蕪
吳伯蕭
葛一琴

泥土的故事
伯樂與馬
普希金散論(果戈爾)
契可夫論
私刑·人市·血的真璣
中國有君論

盧鴻基
秦牧
呂熒
唐旭之
可恩
紺弩

(2) 歸去
(1) 蹂躪

船蹂躪我們

車子蹂躪我們

山嶺和灰砂蹂躪我們

七八

小客棧，主子和奴才

一起蹂躪我們

好像深怕我們忘記了：

我們是生活在中國

八月五日·柳州

擲水漂

「去吧，
我給你些力量，
你可要乖乖地呀，
漂到對面岸上。」

於是我將一塊瓦片，
擲向平靜的水面，
望着它呀一步一步，
奮勇地向前面漂去。

「當你走過的路程，
要掀起一串波紋，

可不能讓水阻住了你，
掉在那爛污的泥裏！」

可是當我在默禱時，
它已迷失了方向，
只餘下一圈圈的波紋啊，
叫我愉快，也叫我惆悵。

我祇是惘然地站着，等着，
希望那水波湧到我腳邊，
然而水波都在半路便消失了，
却在我心頭引起了不盡的洄漩。

蔡儀

續畫偶記二則

八〇

孟宇場

一、「畫像祕訣」

有一回去參觀一個畫家的個人展覽會。作品中有很多人像，而且有不少女人，她們都裝束入時，漂亮得很。

在會場中我遇見了那位畫家，我們原是認得的，我問他：

「那兒來這麼多漂亮的模特兒？」

「真傻，你曾經看過一幅畫得難看的女人像嗎？不論誰畫的」。他說：「除非是遺像以外」。

於是他告訴我一個可以說是「畫像祕訣」之類的經驗：

和女人畫像，只有笨伯才過於忠實：她們最怕你畫得老，老和醜不是很密切嗎？原是四十歲的人，畫家是有法寶反老還童，在畫布上你把她減輕了一二十歲。一個長得並不好看的太太，你的本領比美容師還要大，畫得比她原先漂亮得多。

如果老實不客氣給她「寫實」一番，雖則你和別人都說十分像，她還是搖頭，這正

如那些愈長得醜愈撲粉搽口紅的女人一樣道理；只要年青貌美，縱使相差的程度連她本人也吃驚，她們還說很像。

「她們不相信鏡子」。他補充一句。

我們的畫家就這樣着中了她們的心理，那些有「藝術家」來和她們畫肖像的女人更是十分滿意的，因而畫家就有了一點收入。關於婦女部份，我們未便曉舌，從另一方面看，這也是畫家的悲哀，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畢竟畫家不是笨伯，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畫室永遠沒有顧主。

二、不是繪畫的繪畫

上次大戰以後，世界畫派可謂日新月異了，畫家好像以標榜新奇的畫風為能事，欣賞者也以看他們的畫為時髦——雖然他們不一定理解那些畫，其中走在最前鋒的要算超現實主義，和曇花一現的所謂DADA派了。

超現實主義的畫我們拜讀得還少嗎？一幅名叫做「騎士與其馬」的我們無論如何也看不到騎士在那兒而馬又在那兒，但見紅綠油彩裏一塊西一塊，如此而已。我國從前也有過一個獨立美術會，舉別人在畫布上貼一塊麻布，一塊燒焦了邊的報紙，一支烟蒂頭，五顏六色，不知是些什麼東西。

至於瑞士的這個DADA派就更爲荒誕了，名爲「肖像」的畫，却只見有一條垂直線，兩行曲線，五個圓規畫的圓圈，和無數的英文字母。在白紙上落幾滴墨水，它的題名竟與拉斐爾的相同：「聖母馬利亞」。這是什麼東西呢？我說，這不是東西，因爲它沒有告訴別人這是什麼。也許，這不可視和不可知的東西，連畫家自己也莫明其妙。

如有人存心爲他們這些記號一樣的東西辯護，也不外乎說它們色彩如何富麗而善於變化，筆觸如何美妙，構圖如何神奇，然而，極其量也不過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而已。光是技術，自然不是藝術。

這使我想起韓非子在「繪畫難易說」上所說過的名言：

「客有齊君畫者，問之畫孰難？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共知，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超現實和DADA派諸大家連案頭上常見的一朵百合花也不輕易告訴我們，而專畫那些我們沒有見過的和鬼魅差不多的東西，它方便的可以隨便叫張三李四也來一幅傑作。

一個大的畫派，可以支配一個時代的視聽和思想，佔據長久的時間，在歷史上永遠發光，專畫「鬼魅」的，却很快便告完結。

面盆和澡缸

淵魚

有一個問題常常被人提出來：「殖民地能夠治理自己嗎？」此人也許心意甚好，生怕殖民地人民智識程度不夠，不會自治。但也有一種人，他們這樣發問，無非含有這個意思：「假使允許他們自治，他們也不配。」也就是說：「殖民地決不能讓他們解放，除非等到他們已經學會使用自治權力的時候，纔可能。」

翻閱舊報，看到英人LEONARD BARNES對於這個問題發揮了一些扼要的見解。他引用Oliver Stanley於去年七月間在下院的演說謂：「我們的政策，並不是把自治權授給尚未受到自治訓練的民族，只要等到殖民地民族已經有了自治政府的訓練和準備之後，我們可以保證立刻讓他們自治。」

於是問題來了，到底在那一種標準之下，在哪一年哪一天，殖民地地方可修畢他們的自治課程呢？在學校中讀一樣學科，總還有一個期限，可是殖民地的畢業時期則並無人預定過。而且這個「學生」怎樣纔算畢業，也只有「先生」知道。又如學徒滿師，即使規定三年，說不定到了那天，師傅說：「不行，你還沒有學好本領，還是給你師娘再抱一年毛頭。」

「他到不嗎？嚇！我不發滿師執照給你，同行叔怕，師兄師弟不幫你忙，看你站得住腳

就是再留級！長期留級下去！

對於這種拖延和等待，Gibson曾經極力反對過。他反對殖民地的「自治準備時期」，反對把殖民地當做小孩子，必須一訓再訓，不讓他們自己走路。他說：「殖民地一年又一年受權力政府的統治，將使他們越來越不能自由管理自己的事情了。」

外國原有「學游泳必使去游泳」的諺語。難道真有人死捧住一本「游泳新法」，朝晚研習，仔細地把一條又一條的法則討論又死記，或者上圖書館參考了各國游泳術，化這歷五年十年，整理出一本適恰於他特殊個性的「游泳大全」出來，然後先在洗面盆裏訓練，再在溪澗裏實習，最後挑個吉日良辰，向江裏一躍而下？

Barriss又引用了Macaulay的話，茲試譯如下：「假使人們必須在奴隸狀態中等待自由，在奴隸狀態中學習得又聰明又善良，那麼他們非一直等待下去不可。」

節儉是因爲有奢侈或浪費的同時存在，這纔見得可貴的，正如勤勞因有荒蕩的對照而顯著的同樣。

從這種事例也可得出一種理論來，即爲了顯示節儉和勤勞、奢侈和淫逸也都是好事情了。

否則，沒有人坐轎子就沒有轎夫，就沒有轎夫的耐勞克己的精神；沒有朱門酒肉臭，就不能在路上看見倒斃的飢民，——我們也就不能贏得羅素及其他許多外國人的稱譽了。同樣的，沒有好米爛掉就不能有爛米可以做酒精的發明，沒有好布霉掉也不能有霉布可以造紙的好消息，我們也就不能享受這種發明的驕傲和聽見這種好消息時的欣快了。

這是一個大機巧，足以使人忘記所以然的。要不然，稱讚轎夫的耐勞的話決不敢出于坐轎者的嘴巴；造紙造酒精的話也不敢作爲抵消霉布爛米的責任而傲然地同時宣佈了。

娼妓掃街示衆

八六

林曉然

最近有一天上午，在某縣幾條比較熱鬧的大街上，有十來人一組的婦女，在警察的鞭策（警察手里確實拿着竹鞭）之下掃着街道，說是在示衆。打扮得很摩登的僅十多歲的少女也有，衣衫襤褸不堪的中年婦人也有；她們有的將長髮披到臉上來，有的是將手帕蒙住了臉，彎着腰，無可奈何地一直掃過去。聽說她們都是頭一天晚上在某縣城裏各處捉來的娼妓，說是捉了近一百個，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這件事在某縣很是轟動了一下，但看的人，大家所作的感想怎樣，我想大約不會都一樣的。

我聽一個旁觀的老年苦力說，他每晚工畢回家，路過某些地方，常有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婦女，拉着他不肯放。這個苦力自覺他一身衣著就遠不及那個女人，而且他又老了，於是他就感慨地說：「多麼可憐呵，爲了生活！」

另外一個年青的人說：這些捉來的都是下等妓女，街頭巷底的「野雞」。真正上等妓女，警察肚裏是有數的罷，但那里會去捉！

有一位先生，對她們表示了不滿意說：「哼，現在曉得廉恥了，蒙住了臉，爲什麼

拉人的時候，那末不要臉呀？」

而另外一位好心腸的老媽媽却又連連搖著頭說：「算了罷，何必這樣難為她們呢？唉，多難受呵。……」

此外當然各人都有各人的感想，我也不一一知道了。

不過我想，第一，要真正熱鬧一下，使這個小城市真真轟動起來，還須那些「真正上等妓女」出來遊街一番（當然不必掃地），這才辦得到。第二，要好看，有趣，就更須「嫖男」們陪同她們一起出場，則街上一對一對好像去舉行「集團結婚禮」，確要可觀得多。但警察先生們自然不會這樣做，因為「嫖男」，那是男子，「上等妓女」那是爲了給上等人玩的，他們和她們那里可以和這些「爲了生活」的，「不要臉的」下等「野雞」們放在一起呢？所以這還不够轟動。

但這樣，「維持風化」的責任又似乎只能放在這些下等人的身上了。這件事却又將社會的臉撕破了！

我的感想，是想對這些姊妹們說：你們挺起腰來罷，不要低着頭，蒙住臉；你們爲了飢餓有勇氣「不要臉」的去拉人，現在應該有勇氣昂然的對着街道上的先生們，和一切嘲笑，偽善的人們。你們甚至應該有勇氣「不要臉」到脫下衣服，給社會看看：你們被摧毀的病體和瀉着的肚皮！

智人的心算

蕭今度

八八

二十年前，周作人作過一首詩：「智人的心算」。第三段說：
塔河是一件危險的事，

古來的聖人曾經說過了，

我也親見開壁的老彼得被洪水沖去了。

但是我這回不會再被沖去，

我總定抄那老頭兒的舊法子了。

「以古爲鑑可知興衰」，「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都是愚人們說的；二十四史或者四十八史，也真有對於愚人們才有用；至于我們「智人」的心算，總是我這回不會再被沖去。于是桀紂之後有幽厲，懷愍之後有徽欽，秦始皇，尼羅之後有希特拉。而妲己，褒姒，呂雉，武，韋也史不絕書。

據說，嚴嵩父子被抄家時，有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劉瑾被抄家時，有銀七千萬兩；魏忠賢被抄家時有銀三千萬兩；和坤的家財更鉅。現在討厭的時代，過去了，抄

家法早已廢除，家財萬萬萬貫，都可高枕無憂；也決沒有人傻到把黃金白銀成塊成堆地擱在家里，等候抄沒，自從有了外國銀行以後，自從戰時物資可以屯積之後。當然，「我這回不會再被沖去」！

然而周作人先生自己就是「智人」。從來背叛民族國家的，似乎很少有較好的下場。至少，也沒有較好的聲譽。秦檜，吳三桂，馬士英，阮大鹹這些大好老且不必說，就是錢謙益，吳偉業之類的詞臣，在歷史上留下的尊容，也只有那膠漆。這點點粗淺的道理，博學多聞的豈明老人豈不明白？無奈他心里盤算：「我這回不會再被沖去」

文學手冊

艾蕪著

一八〇元

△文化供應社出版▽

記「離離草」

夏衍

九〇

五月初開始寫這個劇本，今天校改完畢，已經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風雪，據說這是重慶罕有的嚴寒。我沒有在北方度過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積雪，掛在茅簷下的水柱，炕火、爐火、和緊圍在煤油燈下談話的人們的時候，倒反而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溫暖。這些印象，大概是從書本子裏得來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已經勝過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長在江南，在北方所耽的時間和全生涯比較起來幾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乎常情之外，我永遠永遠地懷念着那一片渺無邊際的在風雪中受難的地方。我攀登過金剛山的高峯，憑吊過牡丹江的戰跡，在泰山之巔看過日出，在八達嶺上聽過駝鈴，也曾像一個墮行者似的獸坐過異國情調的哈爾濱酒館，我不能忘掉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發生親切之感的是那些數不清的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苦難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個暑假期內，我曾經在朝鮮滿洲作過一次無目的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條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見過一隊日本騎兵爲了誇示他們的威武而縱馬踐踏了整個的菜場，在奉天車站，我

踏過一個日本憲兵任何一點藉口都沒有地，把一個苦力推下火車急駛中的軌道，而在這種場合，一方面說，我在周圍羣衆臉上看到的可說是一種沒有表情的悲傷，一種沒有言語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長期的威壓之下，我也看到了爲着維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們也就不知不覺地學會了一種應順一切壓迫和作踐的習性。在奉天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裏，一天清晨我聽到了，一種奇妙的叫賣聲音：

「Zappa 喔，白菜，Zappa 喔，黃瓜！」

Zappa 和 Kitchi 是白菜黃瓜的日本語發音，在中國地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販的農民也已經不能不爲着生活而學會幾句日本話了。在最初的雲那，我想，不敢相信是主人而祇求做一個和平奴隸的人，不敢相信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運命而將一切苦難認爲命中註定的人，被祖國的官僚軍閥們遺忘在關外，除出租稅勞役之外永遠不會記起他們之存在的那千千萬萬的蟻蟻般的曾經爲人的動物，國家民族之類的概念，也許在他們心中腦裏該早已經全不存在了，可是，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時候我是一個日本工科大學的學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學生制服，在朝鮮，在滿洲，爲了言語不通，我通常用的也祇能是日本語，在全旅行中，由於這種服裝語言的原故，我和我們同胞兄弟以及親如骨肉的近隣民族之間，造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高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釀成了異常險惡的充滿敵意的空氣。在從釜山到平壤的火車中，一位同座的朝鮮女學生峻烈地拒

聽了聽他的談話，我從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幾乎是一個虎狼一般可怕，看
無一般可憎的對象，我慚愧當時的鈍感，我還以為她的冷若冰霜祇是由於少女應有的羞慚
，可是，這樣的敵意繼續了一晝夜之後，當她在我手提箱上的名刺上發現了我是一個中國
人的時候，她的態度突變了，她告訴我平壤的宿屋，可以找到中國人的地方，還在有意圖
重之間流露出了她對這個遠隔了的舊隣居的嚮往。她，我記得非常明白，還不過是十五六歲
的年紀吧，在她開始懂得世界的時候，那一幕「日韓合併」的血腥悲劇也該早已經是歷史
上的事件了吧，但，從她那不經意的一憎一喜之間，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個和平民族對於
侵略者的仇恨！這樣的故事，在今天似乎再沒有絮述之必要了，在我們國土的沿江沿海，
不也已經有千千萬萬的婦孺老幼，在無言的敵對中等待着復仇的時候麼？血總比水濃厚一
點，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欺騙，一切懷柔，不是連對一個天真的女孩子都完全失敗了麼？
我想起了無數個敢怒而不敢言的表情，我彷彿聽到了千萬個被作踐者的無聲的哭泣，「難
道已經忘記我們了麼？關裏的人呀，已經十三年了，九一八那一年出世的孩子已經進了中
學，已經會講流暢的日本話了！」

從嚴格的觀點上說，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戰爭的開始，可是，一十三年以來，從日
本法西斯起，裏裏外外，有多少人，不願意將這驚天動地的武裝侵略定議為法西斯性的戰爭
而祇願輕輕地將它叫做「滿洲事變」？在汪精衛秉政，執行着所謂「不擴大方針」，一聽

隣政策」的時候，在關外是血海尸山，在關內是遺民淚盡，一年年的過去，在今天，我們之中也許已經有人淡忘了爭取到七七這一天的路子是如何的九曲三迴，千山萬水了吧，但，作爲一個和東北這塊土地這些人民有過愛情的人，將永遠不會忘記，即使在戰爭的日子中，也曾有人一再而三，企圖以東北三千萬人民的身家性命，作爲少數人苟安和平的代價。我控訴這些人，我不止一次曾在我的劇作中「勉強地」插入了「一九一八」和「東北」這些「非藝術」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我明白感情是一匹難以御制的野馬，所以聽到東北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經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個久未癒合的傷口，——這，在我祇能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情。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談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寫的報告和筆記，被束縛的大地在悲嘆，在哀訴，在哭泣，被割開了的傷口在排膿，在流血，但，儘管是出於敵人的筆下，一切關於「滿洲」的報告不也表示了這塊苦難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長着新肌與新血麼？血在灌溉新芽，他們沈默的戰鬥，以心傳心地在激勵着整個的民族，我相信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誰也不會忘記將我們引導到全民抗戰的這「最初投擲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麥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於抉擇的，也祇有人民的武裝抵抗，是可能使侵略者的軍隊癱瘓的，白居易說：「野火燒不盡」，那麼從那些敵人筆下所記錄的材料不是已經夠使我們遠隔的人也感到盎然的春意了麼？

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記

題「困獸記」

沙汀

×先生，三四年來，台端和我打了不少麻煩，幾乎使我完全失掉了家庭之樂，成了獨夫。但也因為沒有孩子們攪擾，更不必曲盡丈夫之誼，我倒反而寫了許多東西，結果名利雙收！這是先生沒料到的，茲當遠別，其於台端無意幫撐之處，特函馳謝。

三十一年十月，當我在一個緊張局面下，寫好中篇「過關」以後，因為一時的高興，我計劃在往後兩年間再寫兩部長篇，一部「還鄉記」，然後蕭蕭洒洒，離開故鄉更遠一些，停下來喘口氣。而上面的那封短簡，也是我當時想好了的，準備將來遠走高飛時，分別抄寄幾位極可尊敬的人士。至於所謂「名利雙收」，「很多東西」，那是說起來氣人的，不心講全與事實不符。

現在，再差三四個月就兩年了，離開故鄉確乎也更遠了，那封信自然始終未寄，計劃中的兩篇小說，可也只寫成一部！其餘一部，什麼時候能够動筆，不僅毫無把握，便連想

要寫出它來的意思，也很淡了。然而，若果不是那個無意的幫捧，突然又緊了一回，就連這本東西，恐怕也無法寫起來吧。這倒還差堪自慰。

在三十二年一月，約當於三十一年農曆十二月中旬，因為很久沒同家人見面，擺子也發過了，我便回到我的妻兄家裏而去。我的妻小借住在那裏，我準備團團圓圓吃一頓年夜飯，然後再離開，把自己重新關閉起來。然而，就在除夕前一禮拜，擺子復發，我又不能不走了。而且，這回的情勢要比以往可慮，當我回到寄居的鄉下的時候，我的居停主人，就早認為我有遷居的必要，並已為我交涉好了地方，只是行動不便，要等翌晨一早才能出發。

因為要通過一個吵鬧的市鎮，雞還沒叫頭道，我便被喊醒了。等到走了七八里路，進入荒寒的山地的時候，天才大亮。那些山是那樣的龐大，荒涼，好幾里路找不到人煙。出產只有玉麥山芋。這幾年來，若果說我也曾經有過情緒低落的時會，這一次我心裏的確有一點不好受。居住區要好些，因為看見了樹木和耕地了。

那是一條約有三四里長的山溝，分做三段，上溝，中溝，下溝，一共只有五六十戶人家。全是貧苦的半自耕農，若非藉打柴打獵弄點貼補，沒有一家人過得了的。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段開闢火地，因為熟地是太少了，又很貧瘠。據我估計，平均每家人至多七八畝地。

所有的住屋就點綴在山峽兩面的腹部，山脚邊是耕地，頂上一層，大半用來割草，以作肥料。當時正是利用農閒，準備割草燒灰的時候，鋤頭觸着岩石的鏗鏗的聲音，聽了不免感覺寂寞。逢到下雨，這種單調刺耳的聲音，是沒有了，但是野獸的嗥叫却更難以忍受。特別是黃麂子，常常在雨霧濛濛的荒山上跑來跑去號叫；那聲執拗，淒厲，使人想起傳說中沉冤莫白的怨鬼。

這溝裏很少有瓦屋的，但是全都繞着一道半人高矮，岩石砌成的圍牆，以防夜間野豬鐵狼的侵襲。大家都很清楚，中國的舊式茅屋，是沒有窗子的，這在莊稼人還好點，他們整天是在田野間勞動的，對於一個室內工作的人，就難受了。何況我所住的一間屋子，是臨時空出的，裏面塞滿了破爛的家具，缺腿的酸菜罐子的臭氣令人欲嘔，而最要緊的還是無法寫字！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也情急智生，終於想到了一個改善辦法。

我忽然注意到牆壁一面的上半段，是破晒蓆夾成的，於是與高采烈，跑去向房東交涉去了。接着就帶回一把剪刀，在晒蓆上剪了一個約有一兩尺長，尺來把寬的窗子。我得到了光亮，而恰恰落在一只三條腿的米櫃子上！這自然說不上明窗淨几，但我希望一切和我一般懶散，慣把工作熱忱同興趣相混的朋友都來過過這種生活，因為它會迫使你變得勤謹的。

我的「困獸記」，便是在這種情形下寫起來的；但是，才寫好十三章，約當全書五分

之三，我的妻子女兒，忽然都病倒了。女兒是麻疹，老不現點，也不退熱，妻子周身疼痛，起不了床。爲了便於照料，我就只好搬家，在她們附近鄉間蟄居下來。我更碰見了兩件極不愉快的事：一過關，忽又遭遇了難關；另一個短篇集，忽又出不了世。毫無問題的都成了問題，我的筆太沒有用了，就擱了半年多。我之能勉力續成，主要的自然由於積習難移，一方面也由於朋友的鼓勵，使我不好意思做個逃兵。

我寫這部小說的動機，遠在五年以前，就有過了。那時候我正由前線回來，一般鄉村小學校的沉悶，厭倦，很使我吃了一驚；他們不僅比不上七七以後，便連武漢會戰時期的蓬勃活躍，也相差很遠的。然而，因爲物價的不斷高漲，某些條件的瞬息愈下，一年以後，當我再又回到故鄉的時候，情形就更壞了。有的在生活的高壓下和粉筆絕了緣，一般勉強挺得住的，也都悶氣重重，把自己的職業看做一種無可奈何的苦役。

此後一兩年間，我對他們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了。其時，我的一個平平穩穩教了十幾年書的親者，恰巧發生了一樁不幸的變化故事，好幾個人弄得來頽於毀滅，於是，我就在這個強烈的激動下獲致了因獸記的整個概念。但自然，因爲人物有看改動，我所寫出來的結果，同實際相差得很遠的。可是我却另外揀插了兩個人，一個勇敢的出去了，一個則一直勤勤懇懇的固守着崗位。

若果說一篇作品須得向讀者指明一條道路，這點穿插，也許可能擔當這一項任務吧。

然而，這在諷刺暴露的作品里面，却不必一定的，因為作者所能引起的情緒，以及嘲笑，便相當於別樣作品里的對於所謂出路的暗示；他叫你恨他所會表現的一切，更從而消滅它，這還不很够麼？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對於「淘金記」的極為通達的意見。

在全書中，關於物質生活的困頓情節，我有意寫得較少。這是跟我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因為從我看來，小學教師的待遇，自然是該提高，但主要的却還在別方面。戰爭激起了他們更多的力量，單調枯燥，成效緩慢的教書生活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然而，他們却別無可為，於是一切的煩惱，也就隨之而滋生了。而生計問題，以及種種反乎抗戰的社會現象更加重了他們的苦悶。

上面所說的兩個陪襯人物，我着重在牛祚。若果讀者喜歡他的言談風度，敬重他的真實堅韌的性格，那會使我感到無上的高興。種人在農村社會裏是常有的，他們的時代似已過去，然而，在他們的不技不求，無怨無艾，切切實實努力於一種平凡寂寞的工作這一點上，他們却無疑的保存了不少中國智識份子的傳統美德。然而，田疇却也並非混人，害了他的他的出身，他的性格和他的環境，而以他的精力之旺，他只在愛情上覆敗了許是一樁幸事！

讀者若果讀過我近幾年來的短篇，或者是一「淘金記」，也許會多少感覺得異樣吧。然

而，正如我寫「過關」一樣，我的本意不在改變作風，或者因為有人不滿意於諷刺暴露的作品。中國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確乎需要更新，而文藝又足為一助，我相信諷刺暴露，是不會就在怨謔中短命的。至於風格，則是由題材；和作者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並非一個獨來獨往的英雄……

然而，就這樣帶住吧，因為若果我真敬愛牛祚這個人，我是該少講點廢話的。何況，現在來寫這篇題記，便已經犯了戒了，還是不聲不響出本書合宜得多。

一九四四年七月抄校後記

懷「柚子」

紺弩

十多年前，我曾讀到過魯彥的小說：「柚子」。

「柚子」的故事現在記不清楚了。背景是湖南。在人們通常叫做大革命的直前直後，或者以前的什麼時期，湖南某地方天天殺人，並且成羣成羣地殺。那些「驗明正身，綁赴刑場」的被殺的人們中間，當然也有盜匪什麼的，但多數恐怕還是青年，直到現在，某些人談起，還一定要在那形容詞上加個引號的前進的青年。殺了之後，人頭到處掛起，人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碰見。人頭究不是件平常的東西，看得太多，可以使人神經失常的，那小說裏的某人後來在柚子上市的時候，一看見柚子了就想聯想到人頭或者就以爲是人頭。終於悲哀地說：「你們湖南，柚子不值錢，人頭也不值錢」（大意）。「柚子」的內容大概如此，似乎還會引起湖南人的起哄，把作者趕走了的；後來，被收在書名「柚子」的小說集裏面，又似乎會被魯迅收入「新文學大系」的小說若干集里。

那時候，我對於文藝什麼的，毫無理解，看過「柚子」之後，並沒有什麼興感，只把裏面的幾句話，和別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一齊記住了。人的記憶頗有些奇怪，要記的東西

，縱然費許多力，還是會忘得干干淨淨；沒有存心記憶的，又往往在沒有想到它的時候，自己從記憶裏浮現出來。「柚子」裏的那幾句話，就是如此。不知過了若干時日，不知是第幾次記起那幾句話，這才如有天啓，恍然大悟地叫道：「這不就是人權思想麼？」於是我想：在咱們貴國，自古以來，殺人總是件極平常的事，殺了之後，把人頭掛起示衆，這其平常。人已經被殺了，即已經失去了知覺，他的頭之被掛不掛以及掛在什麼地方，在他真所謂無關痛癢了。民國初年，正是我十來歲的時候，住在城內，讀書的小學却在城外，有一陣子，幾乎每天放晚學回家，都會看見城門口高掛着一兩個血跡模糊，膚色烏黑的人頭。同時城門裏還一定有一張佈告，宣佈那死者的罪狀，死者的名字上有一道通紅的磚筆槓子，似乎就用死者的鮮血塗的。

我不但看見那些人頭，還常常看見殺人。那時候，土匪和國民黨人似乎都特別多。土匪不必談，黨人被捉住了，往往要殺頭，據說是「亂黨」。起初，土匪是土匪，「亂黨」是「亂黨」，罪狀分得清清楚楚，也不同時殺；後來不知經過了些怎樣的過程，兩者就混滑起來，殺也一道兒殺了。但這，其實古已有之，該新約所載，耶穌就和竊賊同時在一塊兒上十字架的。當時看見殺人，因為年紀小，什麼事也不知道；後來回想一下，那些被殺的土匪和「亂黨」有許多其實兩樣都不是，倒不過是鄉下的真正老牌的良民。咱們貴國人的固有的美德或民族性，據說是中庸，即不爲己甚；和平，即不嗜殺人；以直報怨甚至以

德報怨，即至少不誣陷自己的敵人。但這恐怕是指大家在平心靜氣地過日子，與世無爭，殺機未動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他們常常在茶樓酒肆平吃平喝，稱兄道弟，搶得惠鈔，而且以搶着了為快樂。然而「唯口與戎」，縱使這樣的場合，也不一定永久融洩洩，和氣一團。萬一三言兩語意見不合，馬上就面紅耳赤，瞋目戟指地對罵起來。起初止於「×你的十八代祖宗」之類，無傷大雅。如果×不贏了，就不難聽見這麼一句話脫口而出：「你是××！」如果那時候土匪兩個字是最要人家的腦袋的，××就是土匪，決不是別的；如果「亂黨」當令，××就是一「亂黨」，因時制宜，以次類推。但這樣當面指罵的，平心而論，或者只是一些所謂陽份人，相罵無好口，一時氣憤，並未顧及語的利害，縱使顧到，也不過想制伏對手，其意若曰：我有這樣的法寶，你還不投降麼？本意倒不在真地致人死命。至於被特殊任務的同志在鄰座聽見了，那只能算老對手倒霉，他自己不負責的。有一種陰險傢伙，當面什麼都不說，甚至人家罵他，他都不回言；但只要兩天不見，他却早已翻進城裏告下狀了。狀子上寫的正是上述的××。不但告狀，還要自己作證，還要串連別人出來作證，還要買活死囚出來鞫訊，還要賂賄上上下下的公家的人們。一一不做，二不休，「殺人不死反成仇」，一到這樣程度，那就傾家蕩產，在所不恤，只要能夠把對手制死，好像對手真地×過他的十八代祖宗似的。在鄉下，足以引起這種事件的原因非常多：紳士和紳士鬥法，張家和李家比武，地主老爺懲戒佃戶的欠租，大姓侵佔小姓的田產，

其起因往往很微，結局却常常很慘。官府是異鄉他人，和本地人無關休戚，辦的土匪和「亂黨」的案子多，就顯得他有才幹，有政績，能得到上峯的嘉獎乃至陞遷。同時又可趁此收到一邊或兩邊的「包袱」，把宦囊裝得滿滿的，不但眼前可以置姬妾，買田產，一生吃著不盡，將來子孫還可以敬零涕地追念：「我們現在之所以得有飯吃，全靠×世祖在某處做過官的原故！」何樂而不為？據我所知，有一個紳士被另一個更有力的紳士指為土匪，因為沒有確證，只好關在牢裏。恰巧那時候有一個同姓的土匪也關在牢裏等候處決，那更有力的紳士顯出最大的神通，在處決那土匪時，移花接木，把紳士抓出去應名殺掉了（所謂應名，即「驗明正身」時，必定點名，要犯人答應一聲「有！」才能「綁赴刑場」，但這時候，將被殺的人早已魂飛魄散，聽不清堂上喊的什麼，也不知道答應「有！」往往是提案人代答，所以可以舞弊），則當時殺人之多以及殺人之不同青紅白或故意混淆青紅皂白也可想。

殺人有殺人的行列：走在前面的是一「刀斧手」，穿着短裝便衣，挽着袖子，手裏提着雪亮的鬼頭刀，刀把上拖着一道鮮紅的綳子，也像用誰的血染紅的；臉上帶着一點酒意，昂着頭，挺着胸，雄赳赳，氣昂昂，儼然天下無敵的英雄。接着是一排軍隊，全付武裝，肩上荷着槍，槍上上着刺刀，走着正步，軍號：「打大低，打大低！」皮鞋底在地上：「沙沙沙沙沙」，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像開到戰場上去的似的。再就是被綁赴刑場的犯人

，灰白的赤膊，灰白的臉，他身上一定從來不會有過血，縱使殺也殺不出血來；那臉隱藏在堅硬的，莖葦似的，長而且髯的頭髮和鬍子之間，呆板得和死人的一樣，假如不是有一對細小的眼睛正在躲避着陽光的迫害，同時也放出一點微弱的反光，你會懷疑他在被殺之前，早已死了。他的手反剪着，左右兩個人擒住他，推着他走，否則，他的發着顫的腿，發着顫的全身會一步也走不動，連站也站不起，難以走完他在人生的旅途上的這最後幾步的。這些死人，這些被拖去殺的傢伙，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類，他們的樣子就極其特殊。除了他們，人決不會再看見那樣灰白的臉和赤膊，那樣髯的長頭髮和長鬍子，那樣害怕陽光的眼睛，那樣發顫的腿，臂膀和肩背！凡是拖去殺的人都是那樣子，凡是不拖去殺的人都不是那樣子，由於經驗的積累，於是得到一個確切不移的結論：「挨刀的相」！那樣的相的生之目的與意義就是挨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在這兒，就是在那兒，總是要挨刀的，雖然麻衣或柳莊相法上不知道規定過沒有。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什麼老爺天天殺人，以致他的朋友都寒心了，於是勸他少殺幾個。他說：「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從公案上望下去，綁赴刑場的沒有一個是人的。不信，你下次站在我的背後看看。」那位朋友後來果真站在他背後一看，這才恍然那些拖去殺的傢伙都是本該殺的，因為他看見他們只是一羣豬羊！我雖然沒有站在老爺背後看過，挨刀的是豬羊的事，却相信一定千真萬確；否則，在行列的最後，前呼後擁，坐着四人大轎的監斬官的態度，決不能那樣泰然自若。

招搖過市之後，終於到了西郊的刑場。打久了瘧疾的人，常有人勸他去看殺人，據說可以嚇走附在身上的瘧疾鬼。是否真能如此，不得而知，但因此可以明白：殺人的場景頗有些可怕的。記得第一次擠在人叢裏看見一隻「豬羊」身首異處，我嚇得渾身打顫，以致忘記了跟着別人一齊拍手。那一次被殺的是兩個人，看見殺了一個，就連從人叢中擠出，不敢看第二個了。看殺人的大們，在人頭落地的當兒，定要拍手，好像聽見精采的講演或看見精采的戲劇表演一樣，不知是什麼道理。父親告訴我：如果那人是該殺的，拍手的意思是：「可殺！可殺！」如果是不該殺的，意思則變成：「有手難救！」但我自己以及由觀察而感得的別人的拍手，却實在並無此意。事先和事後，我們都無從得知被殺的人是屬於那一種：拍起手來也非兩下一頓或四下一頓那麼有板有眼的。那時候有一支軍隊叫做「留鄂軍」，弟兄們都是河南人，大概官長們也是的。假如我們那兒的人對於河南人有什麼印象欠佳之處，就是那軍隊不但好殺人，並且幾乎每次殺了人都要把死者的心肝挖出來在老百姓家的門樓口用磚瓦搭成灶了炒得吃；甚至於把死者的生殖器割下來丟到寡婦家的屋頂上。軍隊裏的火食太值不得稱贊，打牙祭恐怕只逢年過節才有，平常都是像魯智深所說：「一口裏淡出鳥來！」口饞的人，想吃點油葷或嘗一點異味，都是極平常的事。至於寡婦——哦，不但有夫之婦與當兵的無涉，連寡婦也不准廢物利用一下，不必弗羅依特，也能分析出那把死人的一部分遺體丟到她的屋頂去的心裡來的。

看見過許多次的殺人的行列，看見過許多次被殺的人身首異處的情景，也看見過許多次的人頭掛在示衆的地方。但是從來都沒有想到裏面會有些什麼問題，魯彥却把它當作題材，寫成小說，向人類提出了他的控訴。

死刑的廢止，大概還在遙遠的將來，我們今天還處於一個殺以止殺，能殺才能生的悲慘的時代。但無論將來怎麼遙遠一定要從現在走去；無論走得怎樣遲緩也一定要走。因此，關於殺人的誰殺，殺誰，怎樣殺，也就是是否合乎殺以止殺，以殺爲生的原則的問題，不能不有所考究，不幸的是，只要略一考究，除了對於漢奸，賣國賊，貪污，違犯軍紀，喪師失地等人的殺以外，很少合乎這個原則，而這種殺，在無數的殺人事件中，却只佔着極少的數目。漢朝殺功臣韓信、彭越等，清朝殺權臣年羹堯等，不合乎這原則；孔子殺少正卯，秦始皇坑儒，清朝殺戴名世及屢次由文字買禍的人，也不合乎這原則；龍逢、比干、岳飛、袁崇煥、譚嗣同等人的被殺和文天祥、史可法、李秀成、秋瑾、徐錫麟、史堅如、熊成基、宋教仁……等人的被殺，更沒有一個合乎這原則。原來在這原則之上，還有個更大的原則，即權力者的自私：維持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所希望止的是他們自己的被殺，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血污的統治，決難持久，他們自己也未必就能因之而生，即未必能不被別人殺掉。當然和上述的原則衝突。殺人中之最理直氣壯，名正言順的是懲治盜匪，但盜匪是政治不良，民不聊生的結果，不從改良政治

改良人民生活着手，只是殺人，未免捨本逐末。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際也未能止殺，未必有人能因之而生。何況統治者誅戮異己的時候，尤其對於代表進步勢力的個人或團體，無不指為盜匪，而刑罰則比施之於盜匪的還要酷烈。滿清對於太平天國，民初的北政府對於國民……就是例子。

凡是落後的民族，或各民族在過往的時代，法律思想不發達，道德觀念薄弱，同情心缺乏，對於罪犯的處分，不知道分為若干等級，或所分的等級極少，輕微的過失也都處以死刑，而且方法極為殘酷。殺了人不但毫無愧怍，反以多殺為雄武；以死者臨命時的驚駭、宛轉哀啼以及對屍體的若何處置，為可賞玩或者洩憤。古書上有「投界豺虎」，「食肉寢皮」的俗語，有炮烙，蠶盆的傳說，有以人為祭品，作死人的殉葬的記載，可考的死刑有：烹、菹、醢、坑、車裂、腰斬、凌遲、剝皮……等等，罪犯死後，則人頭可以作「飲器」，可以掛起示威，血可以「釀鐘」，治病，心肝可以醒酒，生殖器可以「專車」，或丟在寡婦家的屋頂上。無論怎樣痛苦的死，都不過是短時間的，死者總能忍受也無庸忍受，死後的種種處置更與死者無關。問題是殺人者竟能想出如此其多而殘酷的殺人方法；竟能在別人如此其悲慘地死去的時候，從容逸豫，不動聲色；竟能從死者的屍體上想出如此其多的用途！在我們日益接近文明的今天的人看來，實非常難以理解！不知道尊重別人的生命的人，自己的生命也必不被別人尊重，自己有時且欲尊重而不可得；不知道開

情別人的痛苦的人，不能希望別人同情自己的痛苦。或者正因為不知道尊重自己的生命，自己沒有痛苦的感受官能，才也不尊重別人的生命，不同情別人的痛苦。凡此種種，都由於心靈的麻痺，感情的粗暴，人性的喪失，人與人之間的隔絕而來，同時也使心靈更麻痺，感情更粗暴，人性的萌芽更無從茁長，人與人之間的障礙更加厚而且堅！有如此麻痺粗暴的王侯將相高高在上，必然有同等麻痺粗暴的羣民匍匐在下，或者被殘酷地殺掉，或者奔走擁擠，鑑賞別人的被殺；縱有一二不麻痺粗暴的人或要改進這麻痺粗暴的人，則往往更其不幸，他們要用覺醒的靈魂去忍受那只有麻痺粗暴的人才能忍受，鑑賞那只有麻痺粗暴的人才能鑑賞的殘酷！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如此寫下；到了魯彥才提出他的控訴，雖然未免太遲，却也幸而已經提出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主要的思想內容，就是人的覺醒——人權思想的覺醒。這運動在歐洲只是有產者文化的抬頭；中國的情形稍為複雜一點，也因之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走完它的全程。關於人權思想，在藝術上盡過最大的努力，也獲得了較大的成功的。自然是魯迅（魯迅也寫過殺人的場景，「阿Q正傳」和「藥」）。但羅馬非一日一人之力所建造，藝術與思想的殿堂，也決非一磚一石所可完功。因為和盧梭同時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盧梭，盧梭才能完成他的「民約論」；因為和達爾文同時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達爾文，才能證實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真確。魯迅的偉大，決不由於他是一個孤獨的

天才，倒是因為他是他的前後以及同時的許之魯迅的最大者。彥魯中不但寫過「柚子」以及和「柚子」近似如別的小說，同時還翻譯過不少的被壓迫民族的作品，如顯克微支的集子「老僕人」之類。對於文化的羅馬，對於人權思想的藝術殿堂，是盡過了他的一人一己之力；他的「柚子」及同性質的作品與譯品，也會永效着一磚一石之勞的。

今天，抗戰已經七年多了，軍事的頓挫和各方面起步的迂緩，使得二十多年來，其實並未宣告下野，倒無時無刻不在找機會奄有天下的中國舊文化思想以及浸透了舊文化思想的別的东西，連自己也看見了面前的牆壁。倘沒有若何的改變，勝利的前途確保到如何程度，恐怕不容易斷言。於是朝野上下，同時喊出了「民主」「憲政」的呼聲。光看中國的先例，呼聲常常只是呼聲，或者只是白紙上的字跡，或者只是湯水的改換，對這次的呼聲，也不必樂觀得太早；如果同時也看看先進國的久民所走過的路程，則悲觀又太無理由。那麼，魯迅，魯彥以及許多別的先覺者所唱導鼓吹過的人權思想，遲早必定在中國發揚光大起來的吧。自然，即使這想和現在已經浸透了每個角落，也嫌太遲；但中國民族究竟太老大，舊文化思想的歷史究竟太悠久，新思想若能早日貫徹，或者反是奇蹟。無論經過怎樣的迂迴曲折，艱辛困苦，只要終有貫徹之日，只要貫徹的前途，像遠海的帆影一樣能為我們所辨認，我們也就夠安慰了。展望當前，回顧既往，一面為未來的新中國祝福，一面向先行者們的業績致敬，同時，也不期而然地感到自己肩頭上的負荷了。

謹論

洗耳

朋友：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來賓，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同志，各位同胞，各位小朋友……」

我兄弟個人，素來不會講話，而且事先沒有適當的準備，本來沒有什麼意思好講，又怕就攔了諸位寶貴的時間。

不過呢，剛才主席一定要本席起來講幾句話。講的不好，還要請主席和各位先生多多的原諒！

我本席今天來出席這個盛會，我兄弟個人是感到萬分的榮幸的！

本席到這里還不十分久，才不過兩年多一點點。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所見所聞，都使我兄弟個人萬分的滿意，尤其是今天這個會！

本來還有許多意思要講的，不過時間太迫促，不好多就誤諸位先生寶貴的光陰，只好暫時說到這里為止。……

（大鼓掌歷時甚久不絕。）

藝文志徵求訂戶啓事

本社爲充實基金，減低成本，使本志不受物價波動之過份影響，能按期準時出版起見，特徵求基本訂戶壹仟份。敬希愛護本志的讀者，踴躍訂閱：（凡學校團體，聯合五人以上訂閱者另訂有贈閱辦法。）並望廣爲介紹，爲荷！此啓。

- 優待辦法：
- 一、本志全年訂費（連郵費）國幣陸百元，半年叁百伍拾元。優待基本訂戶，特價全年伍百元，半年叁百元。
 - 二、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全年十份者，特贈閱本人全年壹份；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半年拾份或全年伍份者，特贈閱本人半年壹份；凡介紹訂戶（或聯合訂閱）半年伍份者，特贈閱本人三期。
 - 三、基本訂戶續訂本刊時，按訂價九折優待。
 - 四、基本訂戶，購買本社出版叢書時，一律以八折優待。
- 訂閱處：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文化供應社。

逕啓者，今由 匯上國幣

訂閱「藝文志」 年 份，請即製給訂單，並自 期起

，儘先寄發爲荷！此致

文化供應社
藝文志發行部

訂閱者：

胡風編譯文藝叢刊(月刊)第一期出版

置身在為民主的開鑿黑礦的激流中

胡風

簡頭指向前方

胡風

羅大斗底一生(中篇小說)

胡風

山村小事(短篇小說)

胡風

一個坦白人的自述(短篇小說)

胡風

他鄉(短篇小說)

胡風

郝三虎(短篇小說)

胡風

第二代(詩集,十四首)

胡風

寒冷(詩集,十首)

胡風

無題(小詩)

雜

「能為中國用」

「夷狄之進於中國者」

耶蘇開道記

我佩服「曾文正公」

「迷途之羔羊」返矣

「真」與「雅」

不服自笑的丑角

「嚙指」與「製指」

「無捧而無不捧」

哲學與科學家

「與金」與「當代英雄」

「何處」與「克羅采長曲」

兩重霧罩下的赫格爾

麥哲倫通過海峽(仿刻套色版畫)

杜慕沃

萬

姚其隱

但公說

宗珪父

姚其隱

竺夷之

白君勺

趙元申

孫

徐

許

沐

沐

舒

余所亞

稿約

- 一、凡篇幅不過于繁重之稿件，不分門類，不問性質（散文，雜文，報告，隨筆，速寫，通訊，遊記，日記，小說，劇本，詩，學術札記）一律歡迎。尤其歡迎新作者的。
- 二、惠稿請自留副本，以用否無須退回為原則，其必須退回者，請附寫明地址之信封并附郵票。退件時恕不附函。
- 三、惠稿字數，不足千字者，以千字給酬。不足千五百字者，以千五百字計，不足二千字者以二千字計。以下類推。惟萬字以上，除特約連載者外，無論多少以萬字計。
- 四、凡在本刊發表之文字，不分等級，每千字一律致薄酬國幣三百元，標點，注釋，空格不除。每兩期增酬一次，增加額視物價及本刊收入情況為斷。
- 五、來稿寄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文化供應社轉。

藝文志

創刊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郭曙南

發行人 郭曙南

總經理 文化供應社

印刷者 重慶民權路新生市場

印刷者 新村印刷廠

重慶江北香國寺

本期定價每冊七十元正

預半年	六冊	連郵費	三百五十元正
定全年	十二冊	連郵費	六百元

泰裕銀行

為大眾服務之銀行

手續 簡便	服務 誠篤	匯兌 迅速	取費 低廉
----------	----------	----------	----------

全國各地均可通匯

總行：民族路七十八號
分行：重慶白象街

中華國貨

建華老牌

堅固王國廠泡

堅牢耐久 真實耐用 光明省電 比來特
 堅固耐用 壽命永 泡堅固耐 之工廠特
 久與普通 電泡迥殊 因其構造 特異最耐
 震撼工廠 舟車採用 最為合宜 光度準確
 證明品質 定請認明

建華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慶南岸彈子石半邊街
 電話：一五〇一
 重慶：陝西街二〇一號
 電話：一五〇一